

江恆源編

新學制高級  
中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第一冊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恆源編

新學制高級  
中學教科書

國

文

讀

本

第一冊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制  
高級中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四冊

此書作者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第一冊上下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江恆源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New System Series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Senior Middle Schools  
By  
CHIANG HENG YUAN  
1st ed., May, 1928      2nd ed., Sept., 1928  
Price: \$1.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用適生學校學小中——

# 法文作及本範文國

——版出館書印務商——

## ▲ 文言文讀本

林氏名家文集  
選評 國文選本  
十五册 每册二角  
六册 各一角二分

中國文藝叢選  
二册 一元二角

古文百篇  
二册 四角

古文辭類纂選本  
上編五册五角  
下編五册七角  
十二册 一元四角

經史百家雜鈔  
二册 三角

經史百家簡編  
二册 三角

左孟莊騷精華錄  
二册 五角

左傳插華  
二册 五角

古文觀止  
六册 五角

古文評註補正  
十册 一元二角

## ▲ 語體文讀本

古白話文選  
二册 一元二角

近人白話文選  
二册 九角

白話文範  
四册 各三角

## ▲ 作文範本

評點學生文範  
初編四册七角

小學論說精華  
四册 各二角

小學作文入門  
三册 各三角

## 作文示範

評註論說軌範  
初集三册二角五分  
二集三册三角  
評註女子論說軌範  
二册 二角

## ▲ 應用文範本

中等學應用文  
一册 九角

校適用應用文  
一册 八角五分

初中記事文教學本  
一册 三角

商業文件舉隅  
二册 二角五分

新撰學生尺牘  
初編二册二角  
續編四册六角

語體學生尺牘  
二册 三角

新體白話信  
一册 八角

通俗新尺牘  
一册 八角

## ▲ 作文法

論說文作法講義  
一册 七角

新詩作法講義  
一册 六角

文章學初編  
一册 五角五分

作文研究  
一册 三角

評註文法津梁  
三册 各二角五分

最新作文教科書  
一册 二角五分

小學文法初階  
三册 各二角  
二册 一角

三民主義教育適用

# 新學制高中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商業史	養蠶學	* 農具學	* 作物學各論	作物學通論	作物學各論	作物學各論	水彩風景畫	代數	三角	天文學	地質學	* 公民生物學	科學方法	戴東原的哲學	人生哲學	論理學	心理學	社會學問題	政治學概論	本國地理	西洋史	* 本國史	修辭學	詞選	近人白話文選	古文讀本	國文讀本
陳傑	吳志遠	顧復	李復	顧復	黃紹緒	顧復	周玲	何華	王華	張資平	王守成	汪奠基	胡適	馮友蘭	陶孟和	陸志華	張其昀	張其昀	張其昀	張其昀	陳衡哲	呂思勉	王易	胡適	吳適生	江適生	江適生
八角	七角五分	六角二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染織學綱要	汽機學	鐵路工程學	市政工程學	實驗電學	陶瓷學	材料學	車工簿記	工業簿記	實用工業簿記	商法要論	保險學	銀行學	* 金融經濟概論	貨幣論	匯兌論	財政學	實用廣告學	國際心理學	股份公司經濟學	統計學	會計學	審計學	新式官廳簿記	商業簿記	商業簿記	商業簿記	商業地理
李吉文	唐文傑	費元勳	凌鴻勳	曾清樞	何應樞	徐守楨	方漢城	陳家瑛	方漢城	郝立典	王效文	陳其鹿	周佛海	俞希穆	蔣裕泉	吳應圖	周沅剛	周沅剛	陳其鹿	吳應圖	劉葆儒	劉葆儒	楊汝梅	楊汝梅	楊汝梅	楊汝梅	蘇繼履
六角	七角	八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定審院學大經已書各號符\*有加

三三三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

① 過秦者舉秦之過失言之也。賈子新書只稱『過秦』無『論』字。

② 賈誼，見前『中國文學改良芻議』註。

③ 惠文王，孝公子，名駟。秦自是始稱王。武王，惠王子，名蕩。昭襄王，武王弟，名則。

④ 指取魏、趙、韓各地而言。

⑤ 指取魏、宜陽、韓、石章、楚、召陵等而言。

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

○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信陵君，魏無忌。

○寧越，趙人；徐尚，待考；蘇秦，見前註；杜赫，周人。

○齊明，東周之臣；周最，東周君子；陳軫，楚大夫；召滑，楚人；樓緩，魏相；翟景，周人；蘇厲，蘇秦弟；樂毅，燕將。

（其中有已詳前註者。）

④吳起，魏將；孫臏，齊將；帶佗，待考；兒良，王廖，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謂「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將。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於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始皇名政。呂不韋獻姬於莊襄王，五月而生子，卽始皇也，故人皆以爲不韋子焉。十三歲繼位爲秦王。

○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十九年，王翦盡定趙地，得趙王遷。二十二年，王賁攻魏，王假乞降，盡取魏地。二十三年，王翦擊荆，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又攻代，虜代王嘉。二十六年，王賁攻齊，得齊王建。六國皆滅。

○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始稱帝。

○敲朴，杖也；長曰敲，短曰朴。

南取百越①之地，以爲桂林、象郡；②百越之君，俛③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④而守藩籬，卻匈奴⑤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⑥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⑦天下已定，

①百越，卽南粵，以其種落多，故稱百越。

②桂林，今廣西北部；象郡，今廣西南部兼及安南。

③俛同俯。

④始皇三十二年，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已見前註）三十三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卽長城也。

⑤匈奴在周爲玁狁，（按匈奴疑卽玁狁之轉音。）部落在沙漠南北，卽今蒙古等地。

⑥秦謂民爲「黔首」。黔首，黑首也。

⑦誰何，猶言「誰敢問也？」

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弟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甌牖、繩樞①之子，叱隸②之人，而遷徙之徒③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④、倚頓⑤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竹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①甌牖，謂以敗甕口爲牖；繩樞，謂以繩繫戶樞也。

②叱，同氓；隸，役也。叱隸，賤者之稱也。

③涉，本遣戍漁陽，中途失期當斬，因激衆起事，故曰遷徙之徒。

④范蠡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⑤倚頓，魯之窮士。聞陶朱公富，往而問其術。十年間，貲擬王公。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耨棘矜，<sup>①</sup>非鈇<sup>②</sup>於鈎戟長鍛<sup>③</sup>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sup>④</sup>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殲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sup>⑤</sup>之勢異也。

① 鋤耨，農器；或曰鋤柄也。矜，矛柄也。棘矜，謂以棘爲矛柄。（已見前註。）或曰：棘，戟也。

② 鈇，利也。

③ 鈎戟，有鈎之戟；長鍛，長矛也。鍛音「尸丫」或「尸五」。

④ 雍州之外，有八州。

⑤ 并六國時爲攻，始皇歿後爲守。

31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鄉，與向同。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sup>⊖</sup>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君臣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sup>⊖</sup>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sup>⊖</sup>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 褐布豎裁，爲勞役之服，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

⊖ 帑通拏。收拏者，謂收沒其妻子入官爲奴婢也。

⊖ 卽，既也。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中鄉，陳陟，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失期當斬，遂起兵。

○傾，覆也；正傾，猶言定傾也。

### 32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

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

○鴻門，在今陝西臨潼縣。

○史記：長史欣見邯（章邯）曰：『趙高用事於內，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秦二世爲趙高所殺，立其兄之子公子嬰爲秦王。



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sup>○</sup>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師，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史記註：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樸直，故曰「素王」。又後世稱孔子爲素王。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sup>○</sup>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

先王知雍<sup>○</sup>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爭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sup>○</sup>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拂，同弼。古無輕唇音，故拂弼聲同通用。

○雍同壘。

### 三四 答客難<sup>①</sup>

東方朔<sup>②</sup>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sup>③</sup>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紀；著於竹帛，<sup>④</sup>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sup>⑤</sup>意者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早以自慰諭。』

- ① 答客難者，設爲客之難已，以答之也。又稱『客難』，無答字。漢書：『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早以自慰諭。』
- ② 東方朔，見前『答魏太子箋一首』註。
- ③ 都，居也。

④ 著於竹帛，謂著書也。古無紙，字刻於竹，書於帛。

⑤ 漢郎中令，其下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級，除議郎外，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太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非子之所能備，謂非子之所能備患也。

○禽同擒。

○齊、楚、燕、趙、韓、魏、秦外，復有魯、衛、宋、鄭、中山五國，合爲十二國。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後？  
○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騁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侍郎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  
○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安知前後？」者，謂前後遭遇，難猜測也。

○掌故，漢官名，百石吏，掌故事者。

○詩，小雅文。謂有諸內，必見諸外也。

○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語見說苑鄒子說梁王。）

爲小人之匈匈<sup>①</sup>而易其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sup>②</sup>「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sup>③</sup>所以塞聰；<sup>④</sup>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sup>⑤</sup>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sup>⑥</sup>下察接輿，<sup>⑦</sup>計同范

① 匈匈，謹議之聲也。

② 「天不爲句以下至何恤乎人言，」皆引用荀子之文。

③ 黈纁，以黃綿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④ 「水至清至所以塞聰」皆引用禮記孔子之辭。

⑤ 「枉而直之至使自索之，」皆引用禮記孔子之辭。

⑥ ⑦ 已分見前註。

蠹，①忠合子胥，②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③秦之任李斯，④酈食其之下齊，⑤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蠹⑥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如鼯⑦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⑧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①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仕越，越王勾踐用其謀，平吳。後以勾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遁而游五湖，卒不返。

②子胥，見前『報燕惠王書』註。

③④⑤均見前註。

⑥蠹，瓠瓢也。

⑦鼯，一名奚鼠。

⑧靡，爛也。靡，古字通。

### 33 進學解<sup>①</sup>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sup>②</sup>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sup>③</sup>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

① 唐元和七年，韓愈再爲國子博士，自傷才高數黜，官又下遷，因設爲問答之辭，作『進學解』以自嘲，且用以自解。

② 隨，因循也。

③ 峻與俊通用。



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

○直，枯草也。罅，裂縫也。呂氏春秋：『衣敝不補，履決不直。』直，謂以草墊履也。補苴罅漏，蓋謂補其裂縫，以草塞其漏處也。按苴爲名字轉動字。

○張皇，張大而發揮也。眇與渺通用。（眇並與妙通。）

○姚，舜姓。姒，禹姓。

○周誥，指書大誥，酒誥，康誥，洛誥等篇；殷盤，卽書盤庚三篇。

○葩，華也。

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sup>①</sup>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爲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sup>②</sup>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sup>③</sup>三年博士，充<sup>④</sup>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sup>⑤</sup>細木爲桷，<sup>⑥</sup>構櫨侏儒，<sup>⑦</sup>椳闌扂楔，<sup>⑧</sup>各

①方，禮法也。

②跋，躓也；窻，踏也。詩，豳風：『狼跋其胡，載窻其尾。』注：『胡，爲老狼頷下懸肉，狼進而獵其胡，退而踏其尾。喻進退失據也。』

③貞元十九年，愈爲監察御史，旋謫陽山令。

④冗，閒散也。

⑤杗，棟也。音茫（ㄇㄨㄥ）。

⑥桷，椽之方者。

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①牛溲馬勃，②敗鼓之皮，③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紓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譖於楚，廢死蘭陵。④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

① 樽，短柱；櫨，柱上柎，卽斗拱；侏儒，上短柱。

② 椳，戶樞；闔，門限；扂，戶牡；楔，門兩旁木。居，音簞（ㄉㄨㄛˊ）。楔，音『ㄉㄨㄛˊ』。

③ 玉札，生藍田山谷。丹砂，卽硃砂。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四者皆貴重藥品。

④ 牛溲，牛溺也；馬勃，菌類，產於敗木中；二者皆粗賤之藥也。中國醫家謂敗鼓皮，主治蟲毒。蓋藥品中之尤賤者也。

⑤ 荀卿爲齊襄王祭酒，避譖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蘭陵，今山東嶧縣。

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sup>①</sup>其統，言雖多而不要<sup>②</sup>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尤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sup>③</sup>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sup>④</sup>爲楹<sup>⑤</sup>，而訾醫師以昌陽<sup>⑥</sup>引年，欲進其豨苓<sup>⑦</sup>也。

① 繇，同由。

② 要，約也。

③ 班資，品秩也。

④ ⑤ 杙，斷木楹柱也。

⑥ 昌陽，菖蒲別名。中國醫家謂久服之可以延年。

⑦ 豨苓藥名，一名豬苓，菌類植物，其塊黑如豬矢，故名。中國醫家謂其性主滲泄。

### 三五 文史通義 詩教上

章學誠 ①

周衰文弊，文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

①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著，內分內篇六卷，外編三卷。所論多關於道術政教文章之源流變遷，實具有

一種歷史哲學的價值，爲清代學術界所罕見。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幼年資質魯鈍，稍長，有志史學，不肯作應舉文字。畢生學問，萃於文史。自稱對於史學義理，校讎心法，都有獨到之見。如『道始於三人居室』、『六經皆史』等議論，皆是發前人所未發。近人胡適之先生，曾著有章

實齋先生年譜印行。讀之可以知其生平。若章氏遺書，則以最近吳興、劉氏所刻印者爲最完全云。

奇袤①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②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

①袤與邪通。說文：袤，囊也；從衣牙聲。段注：交部曰：囊者，袤也。二篆爲互訓。囊，今字作回；袤，今字作邪。毛詩傳曰：回，邪也。

②六藝有兩解：一爲禮、樂、射、御、書、數，一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後之六藝，又稱『六經。』本文所言，當屬後者，所謂『六經』是也。

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①說本陰陽，莊②列③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④關尹⑤推衍五行，書教也。管⑥商法制，⑦義存政典，禮教也。申⑧韓

①老子名耳，字伯陽，諡聃，曰聃其字也。春秋時楚人。爲周守藏史。著老子五千言，後世稱道德經。爲道家之始祖。

②莊卽莊子；列卽列子，均已見前註。

③鄒衍卽騶衍，戰國時齊人。著書十餘萬言，侈談天地。惟其書今皆不傳。

④關喜卽秦函谷關令尹喜。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喜所著書曰關尹子，今已佚，所傳者非真本。

⑤管仲字夷吾，春秋時齊人。相桓公，霸諸侯。世傳有管子二十卷，是其所作。所言多治國法典。商鞅，姓公孫，戰國時魏人。仕秦。世傳有商君二十九篇，後世稱商子。所言多關於強國弱民之道。蓋二人在當時，皆實際的政治家也。

⑥申不害，戰國時人，爲韓昭王相。著書二篇曰申子。

⊖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韓卽韓非。

⊙楊朱，相傳爲戰國時人。主張爲我，持極端個人主義。列子內有楊朱篇。墨翟，魯人，倡兼愛之說，與楊子相反。有墨子十五卷。其間有爲門人所追記者。尹文，戰國時齊人，著有尹文子二卷。

⊙蘇張孫吳，均已分見前註。

⊙七錄，書名；六朝梁阮孝緒著。

⊕禮「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蓋言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蘖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皆有其自然之性也。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謂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惟此處所云六典，似指六藝。以廣言之，六藝之文，範圍至廣，治、禮、教、政、刑、事，實已賅於其中矣。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

○行人之官，掌聘問朝覲之事。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屬秋官。蓋卽今日之外交官也。

○見論語。

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sup>⊖</sup>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sup>⊖</sup>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文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澤中生草之處，曰菹。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

⊙摯虞，字仲洽，晉長安人。少師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舉賢良，武帝詔會東堂策問，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間糧絕，飢甚，拾橡爲食。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京洛荒亂，以餒卒。所著書除

文章流別集外，復有三輔決錄註，文章志。（按三輔決錄，原爲漢趙岐所撰，虞爲之註。）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  
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  
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

○孔道，六朝，齊人。

○兩都賦，漢，班固作。兩京賦，南都賦，漢，張衡作。三都賦，魏，左思作。

○上林賦，漢，司馬相如作。

○羽獵賦，漢，揚雄作。（已見前『文選序』註。）

○安陵君名壇，楚王之寵臣，嘗從王獵於雲夢，請以身殉。

○龍陽君，名禧，魏王之寵臣，嘗與魏王共船而釣。

○漢，東方朔作答客難；（已見前文）揚雄作解嘲。

○漁父，卜居，皆楚辭篇名。

○惠施問難，其辭見莊子。

說，①比事徵偶，連珠②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③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④、七林⑤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⑥江淹陳辭於建平，⑦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⑧也。過秦、

①儲說，韓非子篇名。

②文選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傅玄以爲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奉詔爲之。其文辭麗言約，假喻達意，合古詩諷興之意。體歷歷如貫珠，故稱「連珠」。

③傅毅，字武仲。見前『典論論文』註。

④見孟子，梁惠王篇。

⑤文選有枚乘七發，曹植七啟，張協七命等，因統稱「七林」。

⑥鄒陽，見前『獄中上梁王書』註。

⑦江淹，字文通，六朝梁人。隨宋，建平王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上書景素。素覽書，卽出之。

⑧有人惡蘇秦於燕，易王，秦見燕王，自陳「以忠信得罪於君」，用以自解。

王命六代辨亡諸論，<sup>①</sup>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  
（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sup>②</sup>梁苑辭人，<sup>③</sup>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sup>④</sup>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sup>⑤</sup>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① 過秦論，已見前文。王命論，漢班彪作。六朝論，魏曹叅作。辨亡論，晉陸機作。

② 淮南王安，漢高帝少子淮南厲王，長之子。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技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號淮南子。後因謀反自殺。賓客多死亡。

③ 梁孝王武，漢文帝子。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

④ 原嘗申陵，所謂「戰國四公子」，各有食客數千人（參閱前「過秦論上」註）。

⑤ 鄴下，魏都也。

⑥ 齊人稱騶衍爲談天衍，騶奭爲雕龍奭，以衍書言天事，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也。

⑦ 魏闕，一稱象魏。古宮門懸法之所也。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也。（詳見外篇較讐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記。）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

○鬻熊，周人，楚之先祖。年十九，知道，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嘗問焉。今傳有鬻子一卷，經後儒考證，知爲唐人所僞託。

○晏嬰，字平仲，春秋時齊人。相齊景公。今傳有晏子春秋八卷。

公之有官禮<sup>①</sup>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子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sup>②</sup>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sup>③</sup>醫家之有黃帝素問，<sup>④</sup>農家之神農野老，<sup>⑤</sup>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子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傅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

①官禮，謂周官，周禮。

②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清，太原人。精於考證之學，著述甚富。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最精。

③陰符有兩種，一爲黃帝陰符，史志皆列入道家，一爲太公陰符，則列入兵家。

④見前『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註。

⑤漢書藝文志，有野老十七篇，班固以爲戰國時人所撰。

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 三六 文史通義詩教下

###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

○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讐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卽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sup>⊖</sup>之教也，其故亦備

⊖詩有六義，見於詩序。在文選序內，已引及。

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遠、協、豈、必、合、詩、教、之

○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建、業，是爲六朝，又稱六代。

○尚、書、洪、範，乃箕、子爲武、王演說九疇皇極之文。篇中語多協韻。如『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從我音）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六象，卽爻辭。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畫，每畫爲一爻，一爲陽爻，一爲陰爻。每爻各有卦辭及爻辭。卦辭相傳爲周公作，或曰文王作。爻辭相傳爲孔子作，或曰文王作。爻辭上必冠以『象曰』二字，故曰六象。贊言卽文言，相傳爲孔子作。

比興哉？焦贛（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義

○焦延壽，字贛，漢人。嘗從孟喜學易，授之京房。著有易林十六卷。

○史游，漢人。著急就章四卷，爲童蒙字書。以其屬於小學，故附於經部。

○黃庭經爲道術之書，共有四種：一黃庭內景經，爲南岳魏夫人所傳；一黃庭外景經，相傳王羲之之書以換鵝者。此外復有二種，一黃庭遁甲綠身經，一黃庭玉軸經。所謂七言韻文，當指黃庭外景經而言。

○參同契，爲道術之書。據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其說似周易，實則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後來言爐火者，咸以此書爲鼻祖云。

(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寶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附庸，爲附屬諸侯之小國。言賦本六義之一，附屬於詩。但後能自成一體，離詩而獨立，且竟與詩相抗焉。

⊖陳完，春秋時陳厲公子，宣公時出奔齊。至周安王十六年，陳完之後和爲諸侯，是爲田齊。周顯王十七年，齊遂稱王。宛丘本陳之國都。隋時曾置宛丘縣。明廢。今河南淮陽縣。按邱應作丘。

⊖寶泉，字靈長，一字子靈，唐扶風人。寶蒙之弟。工書，嘗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辯祕義，起自上古，訖於併時，而終以其兄蒙。品題精核。蒙爲之註。蒙字子全。兄弟均以工書名於時。

⊖宋史，吳淑傳：淑以近臣薦試學士院，預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註釋。淑分註成三十卷上之。

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

⊖漢書藝文志，列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分五類：一、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以屈原賦爲首。二、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以陸賈賦爲首。三、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以孫卿（卽荀卿，孫荀同音通用）賦爲首。四、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五、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蓋以屈、陸、賈爲三家，皆能獨立自成一派也。

⊖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著有史通一書，爲史學界有數著作。

⊖范蔚宗作後漢書，故稱范史。見前『送周農南歸序』註。

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旨，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

○賈疏，謂賈誼之疏，董策，謂董仲舒之策。

○王儉字仲寶，卒諡文憲。有王文憲公集，任昉作序。序文載文選。參看次篇『文史通義文集』註。

○范、范曄；陳、陳壽。晉書，唐太宗命房玄齡、褚遂良等撰。宋書，梁、沈約撰。

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sup>①</sup>』是始計<sup>②</sup>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sup>③</sup>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sup>④</sup>是八覽，<sup>⑤</sup>六論，<sup>⑥</sup>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

① 語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② 始計，孫子篇名。

③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孤憤，五蠹，

韓非子篇名。

④ 呂氏春秋，季冬紀，有序意一篇，文爲『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云云。十二紀，爲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孟秋紀、仲秋紀、季秋紀、孟冬紀、仲冬



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文集所哀，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

紀季冬紀。太歲在申，曰沿灘，見爾雅。

⊕⊖八覽，爲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事君覽。六論，爲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書已亡。本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是百二十三篇，在繁露之外，書已早亡。今所傳仲舒著春秋繁露，凡八十二篇，則玉杯、竹林，皆爲其書中之一篇矣。

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

①封禪書，漢司馬相如撰。

②美新，卽劇秦美新，漢揚雄撰。李充翰林論云：『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新者王莽定有天下之年號也。（見文選李善註）

③典引，漢班固撰。

④文人侈陳瑞應，歸美君上，動謂天賜祥瑞於人君，以爲受命之符，此種文體，特稱『符命』。

⑤王褒字子淵，漢蜀人。漢書：『王褒旣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旣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⑥文選論贊類，有班固史述贊三首，係從漢書敘傳中錄出。

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誼新書，頗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①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②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③，王充論衡④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

①文選載有陸機辨亡論上下二首。

②左思字太冲，晉人。其詠史詩，有『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之句。

③桓譚字君山，漢光武帝時拜爲議郎。著有新論二十九篇，世稱桓子新論。

④王充字仲任，後漢上虞人。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後蔡邕得其書，歎爲卓越諸子。邕還北方，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知必得異書，搜帳中得之，遂傳於世。

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

①九歌、九章，均屈原作；九辨，宋玉作。

②難蜀父老，司馬相如作。

③答賓戲，班固作。

④圭，測日影所用也；臬，標準也。圭臬，猶言準則也。

⑤準繩，所以驗平直之器，準如今之水平，繩卽今之掛繩也。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 三七 文史通義文集

#### 章學誠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①采之閭里，敷奏②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③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

①古者天子採詩以觀民風，故謂所採之詩爲風。詩之國風是也。後人因謂詩爲風詩，且謂詩人爲風人。  
②書：『敷奏以言。』敷奏，猶言陳奏也。

③漢劉向與其子歆，領校祕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其於諸子百家，必詳述其來源，謂出於古者某

官某氏之掌。如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是也。按：向卒後，歆卒父業，始奏

定七略。今七略已亡，所存者惟有班固依七略而成之漢書藝文志。目錄之學，斯爲鼻祖矣。

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池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敍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爲文集。

○唐有集賢殿，設學士，專掌刊輯經籍，搜求佚書。

○藝文志爲漢書八志之一，班固依劉歆七略爲之。彙錄當時所存典籍，著於一錄，此志實爲嚆矢。後

世史書，多仿此例。近人顧實撰有藝文志講疏，頗詳審。

者也。自東京①以降，訖乎建安，黃初②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③（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④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⑤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談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

①後漢都洛陽，稱東京，蓋對於前漢都長安之西京言之。此處所謂東京，即指後漢。

②建安，後漢獻帝年號；黃初，三國魏文帝年號。

③范蔚宗撰後漢書，陳壽撰三國志。

④隋志，即隋書經籍志。

⑤摯虞，已見『文史通義詩教上』註。



之名，是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節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

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正，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

○劉略，即劉歆所奏定之七略。

○班志，即班固所撰之漢書藝文志。

○『缶』、『鍾』皆古量名，一缶受四斛，一鍾受六斛四斗。

失，敍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sup>①</sup>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sup>②</sup>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sup>③</sup>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部集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sup>④</sup>，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

①荀勗字公普，晉，潁川人。武帝時，領祕書監。撰次中經，分爲四部。

②晉書：將汲冢中古人竹書，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藏在祕府。

③王儉字仲寶，六朝齊，瑯琊人。宋，明帝時，歷官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所謂七志者：一、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文翰志，紀詩賦；四、軍書志，紀兵書；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術藝志，紀方技；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道，佛附見。

④阮孝緒，字士宗，六朝梁，尉氏人。品高學博，終身不仕，卒諡文貞處士。著七錄：一、經籍錄，紀六藝；二、紀傳錄，紀史傳；三、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文集錄，紀詩賦；五、技術錄，紀術數；六、佛錄；七、道錄。

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笑，而指目牽引爲書詞，何可得焉？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sup>○</sup>可坐而致也。自校讐<sup>○</sup>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理，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

<sup>○</sup>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曰五典。（見陳書，何之元傳。）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sup>○</sup>校讐者，核對書籍，摘舉其誤也。按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見風俗通義）

枚生<sup>①</sup>之七發<sup>②</sup>，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別集<sup>③</sup>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sup>④</sup>乃併史通<sup>⑤</sup>，文章龜鑑<sup>⑥</sup>，史漢異議<sup>⑦</sup>爲一類，遂爲鄭略<sup>⑧</sup>，馬考<sup>⑨</sup>，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

① 枚生，枚乘也。七發之文，爲乘所作。蓋因說七事以啓發楚王，故卽以七發名篇。其體始於楚辭之七諫，後人多仿爲之。如傅毅之七激，張漸之七辯，崔駰之七依，曹植之七啓，皆是。

② 彙錄多人之詩文，稱總集，彙錄一人之詩文，稱別集。總集之傳於今者，以梁蕭統之文選爲最古。

③ 唐志指新唐書藝文志。

④ 史通，唐劉知幾撰。見前『文史通義詩教下』註。

⑤ 文章龜鑑，倪宥撰。

⑥ 史漢異議，唐裴傑撰。傑，河南人，開元十七年授臨濮尉。

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隲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議，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實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命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

○鄭略指鄭樵通志中之藝文略。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官至樞密院編修。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著有通志二百卷。

○馬考，指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之經籍考。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博極羣書。以蔭補承德郎。宋亡，隱居教授鄉里。著有文獻通考、大學集傳等書。

○隆平縣名，漢廣阿縣，唐昭慶縣，宋改隆平，清屬直隸，趙州。

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寰宇記：『梁地有黎丘鬼，善效人。』按黎丘在河南，虞城縣北。今其地尙有黎丘村。

### 三八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sup>四</sup>

○孔子作春秋，魯人左邱明爲之傳，稱左氏傳，或簡稱曰左傳。

○晉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子。獻公寵驪姬，逼死太子申生，重耳奔蒲。事在僖公四年。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翟同狄），在狄十二年始去。（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此文所敘，重耳去狄後經過各國時間，除補敘外，其多數事實，皆在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蒲城今山西隰縣。

○保，恃也。

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sup>①</sup>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sup>②</sup>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sup>③</sup>司空季子。<sup>④</sup>狄人伐廡咎如，<sup>⑤</sup>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鯨、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sup>⑥</sup>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sup>⑦</sup>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sup>⑧</sup>公子怒，欲鞭之。

①人以祿生，故謂生祿。

②校，報也。

③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胥，姓，臣名，白邑，字季子，司空則官也。

④廡咎如，赤狄別種，隗姓。廡，音牆（ㄉㄨㄛˋ）。咎，音皋（ㄍㄠˋ）。

⑤就木，謂死而入木也。

⑦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見左傳註。）

⑧塊，土塊也。



子犯①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②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③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④欲觀其裸浴，薄⑤而觀之。僖負羈⑥之妻曰：『吾觀

①子犯，狐偃字。

②姜氏，重耳妻也。

③謂懷人之寵，安人之居也。

④駢，比也；脅，肋骨也。言骨相比連，如一骨然。

⑤薄，迫也。

⑥僖負羈，曹大夫也。

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殮，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

① 自貳，自別異也。

② 饋，遺也；同餽。

③ 殮，鋪也。字林曰：殮，水澆飯也。

④ 寘，置也。音至（出）。

⑤ 叔詹，鄭大夫也。

⑥ 重耳，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

今，一也；離外之患，①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②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③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④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⑤右屬囊韃，⑥以與君周旋。』⑦子玉⑧請殺之。楚子曰：『晉公

①離，遭也；謂遭難出奔也。

②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卿才。

③儕，等也。

④楚子，成王也。

⑤弭，弓之無緣者。

⑥囊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

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⑦ 周旋，猶言相追逐也。

⑧ 子玉，楚臣，姓成氏，名得臣，子玉其字也；時爲楚，令尹。

⑨ 晉侯，謂惠公也。

⑩ 懷嬴，晉懷公故妻也。

⑪ 匱，盛水器；說文謂『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洗手也。沃，澆水也。

⑫ 懷嬴始則奉匱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手揮之，使水淋漓其衣。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綫，○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蓋以海喻秦也。

○六月，詩小雅篇名。詩本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蓋喻公子還晉，能匡輔王室也。

○春王正月者，表示春秋雖以魯公紀年，而正月則爲周王之正月也。

○不書者，春秋不書也。不告入者，不告納重耳之事也。謂秦伯雖納重耳，因未告入，故經不書其事也。此爲傳解釋經文不書之由。

○羈，馬羈也；綫，馬韁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粱。不書，亦不告也。

○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有如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也。

○令狐，晉地；在今山西猗氏縣。

○桑泉，在今山西臨晉縣西北。

○白衰，今山西解縣西北有白城。

○廬柳，今山西猗氏縣。

○公子繫，秦大夫如之也。師退，晉師退也。郇，在山西臨晉縣東北。

○曲沃，今山西聞喜縣。

○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也。

○高粱，在今山西臨汾縣東北。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袂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① 呂卻，呂甥卻芮；晉惠公舊臣。

② ③ 讓，責也；責之而辭不見也。

④ 即至，即日至也。

⑤ 田，田獵也。

⑥ 知之，知君人之道也。

⑦ ⑧ 蒲人狄人，予何有焉？言獻公之時，君在蒲，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在狄，爲狄國人，予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今君既即位，仍有人在蒲在狄，其義一也。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① 易之者，易齊桓之所爲之也；言君若易齊桓之所爲，則我自去，不須辱君命也。

② 披爲闖人，故自稱刑臣。行者甚衆，言君若念舊惡，則畏罪而行者衆矣，豈獨我一人乎？

③ 王城，秦地，在今陝西朝邑縣東。

④ 瑕甥，卽呂甥，姓瑕呂，名飴甥。

⑤ 逆，迎也。

⑥ 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

⑦ 晉新有呂卻之難，故秦伯以兵衛文公。凡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兵供之，爲之紀綱。說文：「綱，維紘繩

也；紀，絲別也。」是綱爲維之大繩，紀乃別理絲縷。秦卒司諸門僕隸之事，其與晉人爲紀綱，猶言爲之

首領主帥也。



初晉侯之豎，<sup>①</sup>頭須，<sup>②</sup>守藏<sup>③</sup>者也，其出<sup>④</sup>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sup>⑤</sup>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sup>⑥</sup>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摟嬰。趙姬<sup>⑦</sup>請逆盾與其母。子餘<sup>⑧</sup>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

①②鄭玄周禮註：『豎，未冠者之官名。』頭須，或曰，里鳧須。守藏，守財貨者也。

③出，謂文公出時也。

④盡用以求納之，謂盡用其財，以求納文公也。

⑤二子，伯儵，叔劉也。請其二子，謂請許歸其二子也。

⑥趙姬，文公女也。

⑦子餘，趙衰字也。

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以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sup>○</sup>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綿上，地名；在今山西介休縣。

### 三九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歸，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理，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①城濮，春秋時衛地。今山東濮縣南，有臨濮故城。

②楚子使子文、子玉治兵，在魯僖公二十七年。

③睢、蔿，皆楚邑。

④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

⑤三百乘，二萬五千人。不能入，謂不能入前敵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蒐，獵也。春獵爲蒐。又聚也。蓋因獵以聚卒伍也。被廬，晉地名。

○賦，取也。謂取人納用其言，察其言，觀其志也。

○分明試用，考其功，觀其能也。

○庸，功也。有功則賜之車服，以酬之也。

於是乎出定襄王，<sup>①</sup>入務利民。民懷生<sup>②</sup>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其信。<sup>③</sup>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sup>④</sup>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sup>⑤</sup>於是乎大蒐<sup>⑥</sup>以示之禮，作執秩<sup>⑦</sup>以正其官。民聽

① 襄王，周襄王也。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

② 懷生，謂民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也。

③ 伐原，在僖公二十五年。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④ 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

⑤ 共同恭。

⑥ 蒐之禮，可以順少長，明貴賤。

⑦ 執秩，主爵秩之官。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sup>①</sup>釋宋圍，<sup>②</sup>一戰而霸，文之教<sup>③</sup>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sup>④</sup>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sup>⑤</sup>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sup>⑥</sup>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sup>⑦</sup>衛侯<sup>⑧</sup>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sup>⑨</sup>

①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穀，齊地。前年魯人以楚人伐齊取穀。

② 文之教，謂文德之教也。

③ 曹在衛東，故晉須假道。

④ 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

⑤ 原軫，卽先軫。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也。

⑥ 斂孟，衛地。

⑦ 衛侯，衛成公也。

⑧ 襄牛，亦爲衛地。

公子賈戍衛，○楚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⑤曹人尸諸城上。⑥晉侯患之。聽輿⑦人之謀曰：『稱舍於墓。』⑧師遷焉。曹人凶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⑨因其凶也而攻之。⑩三月丙

○魯因與楚，故使公子賈戍衛。

○公，魯僖公也。

○子叢，卽公子賈也。

○魯告楚人，謂子叢不終戍也。

○謂攻城之人多死也。

○謂曹人磔晉人之尸於城上也。

○輿，衆也。

○舍墓，爲將發塚也。

○爲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犖、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熱僖負羈氏。魏犖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犖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① 因其凶懼而攻之。

② 軒，大夫之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供狀。

③ 二子皆有從行之功，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未嘗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蓋恨晉侯忘己而念彼也。

④ 言不以病故自安寧也。

⑤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sup>④</sup>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sup>⑤</sup>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sup>⑥</sup>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① 宋舍晉以求救於齊、秦，因借齊、秦，使爲宋請。

② 楚因晉分曹、衛之田，必不許齊、秦之請。

③ 謂齊、秦喜宋之賂而惡楚之頑也。

④ 申，楚邑，在方城之內。

⑤ 天假之年，謂晉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也。

⑥ 軍志，兵書也。

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閒執，塞也。閒塞古音疊韻，執塞雙聲。閒執反爲塞；塞音延讀之，亦可爲閒執。讒慝，猶言讒人也。如蔣賈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亦爲讒慝之言之一。慝，士得反，音「去己」。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莫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莫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肯悉師以與之也。

○時衛侯未出境，曹伯被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④不可失，猶言不可失機會也。蓋謂彼既無禮，正可乘機以伐之也。

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sup>①</sup>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sup>②</sup>背惠食言，以亢<sup>③</sup>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sup>④</sup>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① 攜，離也。

② 一舍，三十里。初，晉文公出亡至楚，楚子問何以報我，答曰：「其避君三舍。」此則所以踐前言也。見前

篇「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③ 亢，當也。

④ 其衆素飽，謂其衆直氣盈飽也。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鄗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由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① 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

② 秦，小子憖，秦穆公也。憖，讀如銀（一七）。

③ 鄗，丘陵險阻之名。音攜（丁一）或曰山名。

④ 每每，田草美盛也。

⑤ 晉國外河而內山，故曰表裏山河。

⑥ 欒貞子，卽欒枝。

⑦ 搏，以手相搏擊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韞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⑧ 鹽，曉也。音古（《義》）。

⑨ 晉侯向上，故曰得天；楚子向下，故曰伏罪；腦所以柔物；此則子犯審見事宜，權言以答夢也。

⑩ 鬬勃，楚大夫。

⑪ 寓，寄也。

⑫ 詰朝，平旦也。

⑬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韞，在胸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韞，音顯（丁一弓）；鞞，同絆。

⑭ 有莘，故國名。虛，同墟。

⑮ 伐木以益攻戰之具。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sup>①</sup>將左，子上<sup>②</sup>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sup>③</sup>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車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sup>④</sup>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sup>⑤</sup>鄉役之三月。<sup>⑥</sup>鄭伯如楚，致其師，<sup>⑦</sup>爲楚師

① 子西，鬬宜申也。子上，鬬勃也。

② 陳、蔡，屬楚右師。

③ 館，舍也。晉師食楚穀三日。

④ 衡雍，踐土，皆鄭地。因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之作王宮。

⑤ 鄉，猶屬也，或作彙；蓋謂作宮之事，在城濮戰役之前三月也。

⑥ 致其師者，致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

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

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子人氏，九名。行成，猶言求和也。

○駟介，四足被甲者。

○徒兵，步卒也。

○傅，相也。

○謂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也。

○王既享晉侯以酒醴，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宥與侑通。

○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興父，周大夫也。

○周禮：『九命作伯。』侯伯，諸侯之長也。策命，書於策而命之也。

之服，戎輅之服，①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②柎鬯一卣，③虎賁④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⑤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⑥受策以出，出入三覲。⑦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⑧奉叔武⑨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

①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二輅各有服。

②彤弓，赤弓也；旅弓，黑弓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百矢。諸侯受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③柎，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柎音巨（4）；卣音酉（一又）。

④虎賁，武士。見前。『戰國策張儀說楚懷王』註。

⑤糾，繩治也；逖，遠也。謂有惡於王者宜糾治而遠之也。

⑥丕，大也；休，美也。

⑦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⑧元咺，衛大夫，叔武，衛成公之弟。咺，音萱（丁）弓。



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sup>①</sup>王室，無相害也。有渝<sup>②</sup>此盟，明神殛之，俾隊<sup>③</sup>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sup>④</sup>余，余賜女孟諸之麋<sup>⑤</sup>。』弗致<sup>⑥</sup>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sup>⑦</sup>。弗聽。榮季<sup>⑧</sup>曰：『死而利國，猶或

①獎，助也。

②渝，變也。

③隊，隕也。

④畀，予也。謂以瓊弁玉纓予我也。

⑤孟諸，宋之藪澤；麋，水草之交也。

⑥弗致，謂不肯與神以瓊弁玉纓也。

⑦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以諫。

⑧榮季，卽榮黃。

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中息之老何？」  
①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④及連穀⑤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之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城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⑥

①令尹，謂子玉也。

②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③孫伯，大心字也。

④二子以此言答王使，言欲子玉往就君戮也。

⑤連穀，楚地。

⑥言其自守，無大志也。

## 四〇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sup>①</sup>善於趙文子，<sup>②</sup>又善於令尹子木，<sup>③</sup>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sup>④</sup>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sup>⑤</sup>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① 宋之盟，在魯襄公二十七年。盟誓約也；古者爲盟，皆殺牲歃血，而以詞告誓於神明。

② 向戌，宋大夫。華元自晉歸，使向戌爲左師。時晉、楚爭霸，向戌乃提倡弭兵，徧告諸侯，諸侯皆許之。

③ 趙文子，晉趙武也。又稱趙孟。

④ 楚，令尹，屈建，字子木。

⑤ 韓宣子，韓起也。

⑥ 陳文子，齊大夫陳須無也。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戊甲，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

①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見前戰國策序註。

②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以其合於享宴之禮，故曰禮也。

③ 舉，紀錄也。

④ 叔孫豹，魯大夫也。

⑤ 趙武令荀盈追已而至，故言從。

⑥ 時楚令尹子木止陳，先遣黑肱至宋，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

⑦ 向戌，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①庚午，向戌復於趙孟。②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③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④復言於子木。⑤子木使驛謁諸王。⑥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⑦盟，以齊言。⑧庚

①使諸侯之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②向戌以子木之請，告於趙孟也。

③不能於齊，猶言不能服而使齊也。

④左師宋官名，時向戌爲左師，故卽以左師稱向戌焉。

⑤向戌復以趙孟之答辭復告於子木。

⑥驛，馬遞傳也。謁，告也。王，楚王也。

⑦子皙，黑肱也。

⑧謂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訟也。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sup>③</sup>

伯夙<sup>④</sup>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sup>⑤</sup>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sup>⑥</sup>伯州犂<sup>⑦</sup>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

① 陳、蔡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② 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塹，以備不虞；此以藩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③ 晉處北，楚處南，故曰各處其偏。

④ 伯夙，荀盃也。

⑤ 氛，氣也。謂楚有襲晉之氣，懼有患難也。

⑥ 衷甲，甲在衣中也。

⑦ 伯州犂，楚臣，時官太宰。

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

○太宰，謂伯州犂也。

○令尹，謂子木也。

○何以及三，言何以能及三年也。

○單，盡也。斃，踣也。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言匹夫賤人，一爲不信，尚且不可，况國卿乎？不信之人，盡踣而死，無得生者。

○捷，勝也，成也。

○無信之人言，僞而無用，若食物之消散也。故凡稱無信爲食言。不病者，不惟病害而已也。意謂無信之人，不惟病害之足以致其死，猶言勢必致於死也。

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sup>㉑</sup>濟<sup>㉒</sup>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sup>㉓</sup>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sup>㉔</sup>子何懼焉？又不及是，<sup>㉕</sup>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sup>㉖</sup>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sup>㉗</sup>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sup>㉘</sup>皆不

① 僭，不信也。濟，成也。

② 謂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也。

③ 夫，謂宋也。謂宋爲地主，必能致死助我；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惟能敵楚，雖謂力倍於楚，亦可也。

④ 又不及是者，懸想楚人，又不至如是之惡也。

⑤ 庸，功也。

⑥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叔孫，叔孫豹也。當向戍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此時叔

孫豹從魯之宋，尙未知此議也。及議定，而季武子知之，乃以魯君之命，命叔孫曰：「視邾、滕者，蓋以事晉楚兩國，賦貢加重，力不能勝，故願自比於邾、滕兩小國也。按季武子時正在魯專國政，有命於叔孫，恐



與盟。①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②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③

晉、楚爭先。④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當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⑤非歸其尸。⑥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叔孫不從，故假君命以命之焉。』

④ 齊人請以邾屬齊，宋人請以滕屬宋；邾、滕既稱屬二國，故不得與盟。

⑤ 叔孫豹因魯與邾、滕不同等，故不能相比，因不從季武子之命，仍與盟。但春秋經文，則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僅書其名而去其族，左氏傳釋其故，則謂叔孫『違命』，故不書族以貶之。實則叔孫純爲尊魯，固未嘗不合於義也。

④ 爭先者，爭先歃血也。

⑤ 只，語助詞。

⑥ 尸，主也。

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sup>①</sup>乃先楚人。先晉書，晉有信也。

壬午，宋公兼享楚，晉之大夫，趙孟爲客。<sup>②</sup>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sup>③</sup>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sup>④</sup>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sup>⑤</sup>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①叔向之意，謂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辦具者；楚欲尸盟，自比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乎？叔向所以爲言，蓋恐久爭不決，或將戰鬪，特假此言以止趙孟耳。

②享宴之禮，賓旅雖衆，特以一人爲客；故客一坐所尊也。

③宋公以近在其國，因復謙而與諸侯之大夫重盟。蒙門，宋城門也。

④范武子，晉士會也。

⑤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①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②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③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④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⑤伯有賦鶉之賁賁。⑥趙孟曰：『牀第之

①如楚涖盟，所以重結晉、楚之好。

②垂隴，鄭地，在今河南滎澤縣。

③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也。（蓋二人皆以子石爲字。）

④草蟲，詩召南篇名。義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蓋以趙孟爲君子也。

⑤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以君子見喻，則自稱不敢也。

⑥鶉之賁賁，詩鄘風篇名。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我以爲兄』也。伯有賦此詩，頗有嫌君之意。

言不踰闕，<sup>①</sup>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sup>②</sup>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sup>③</sup>子產賦隰桑。<sup>④</sup>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sup>⑤</sup>子太叔賦野有蔓草。<sup>⑥</sup>趙孟曰：『吾子之惠也。』<sup>⑦</sup>印段賦蟋蟀。<sup>⑧</sup>趙孟曰：『善哉！保家<sup>⑨</sup>之主也，』

① 第，簣也；闕，門限也。此詩係刺淫亂，故曰：牀第之言不逾門限也。

② 黍苗，詩小雅篇名。其第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蓋以趙孟比召伯也。

③ 趙孟謂『寡君在，武何能焉？』以示己之不敢承也。

④ 隰桑，詩小雅篇名。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⑤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也。

⑥ 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名。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⑦ 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⑧ 蟋蟀，詩唐風篇名。其文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貌也。

⑨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吾有望矣。』公叔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⑤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①桑扈，詩小雅篇名。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②此桑扈卒章之文，趙孟因以取義。

③公，公然也；謂公然出怨言也。

④襄公三十年，鄭果殺良霄。（良霄，伯有也。）

⑤子罕，宋大夫司城子罕也，名樂喜。以示子罕者，向戌持宋公所書賞邑之札，以示子罕也。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戍之謂乎！

① 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② 術，道也，法也。

③ 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子罕既削其字，又投之於地也。

④ 司城，子罕氏也。

⑤ 詩，鄭風，羔裘之文，司，主也。

⑥ 樂喜，子罕名，見本篇前註。

⑦ 逸詩也。恤，憂也；收，取也。蓋善向戍能知其過也。

#### 四一 通鑑 赤壁之戰

司馬光

初，魯肅<sup>④</sup>聞劉表<sup>⑤</sup>卒，言於孫權<sup>⑥</sup>曰：「荊州<sup>⑦</sup>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

①通鑑本名資治通鑑，上繼春秋，下迄五代，書凡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光自言歷十九年始成。史家編年之體，春秋而外，實推此書爲巨擘。

②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江濱。三國時，周瑜縱火燒曹操水軍，卽在此處。史稱「赤壁之戰」。時在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冬。

③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寶元初進士，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世稱涑水先生。所著書，除資治通鑑外，復有獨樂園集、家儀等。

④魯肅，字子敬，東城人，仕吳，累功爲橫江將軍。

⑤劉表，字景升，高平人。獻帝時爲荊州牧。建安十三年卒。

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sup>①</sup>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sup>②</sup>天下梟雄，與操有隙，<sup>③</sup>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sup>④</sup>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sup>⑤</sup>權即遣肅行。到夏口，<sup>⑥</sup>聞操已

② 孫權，即吳大帝堅之子，策之弟。時據江東地，領會稽太守。

③ 荊州，爲漢十三州之一，領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武陵、桂陽、長沙等七郡。

④ 劉表，愛少子琮，欲立之，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及表死，衆奉琮爲嗣，兄弟遂成仇隙。

⑤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以討黃巾起兵。後爲豫州牧。得諸葛亮於襄陽，用其策，取荊州，定巴蜀，王漢中。曹

丕篡漢，備即帝成都，國號漢。後以伐吳大敗，卒於白帝城。謚昭烈皇帝。

⑥ 董承奉獻帝衣帶詔，欲殺操，備與聞其事。謀泄，備奔下邳。故操與之有隙。

⑦ 治曹操者，治兵敵曹操也。

⑧ 夏口，今湖北夏口縣。



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①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②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④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⑤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⑥

①南郡，今湖北江陵縣。

②當陽，今湖北當陽縣；長坂，在縣東南百二十里。

③蒼梧，漢時郡名，今廣西蒼梧縣，卽當時郡治所在地也。

④孫權，以建安五年表爲討虜將軍。

⑤長史，漢時爲丞相屬官。

⑥鄂縣，卽今湖北武昌縣。樊口因樊山得名。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

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

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

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

○柴桑，山名，漢末以名縣，屬豫章郡。今江西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

○中國，謂中原也。

○田橫，齊人，本齊王田氏族，楚漢時自立爲齊王。高祖旣滅項羽，橫與其徒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徒曰：『始吾與漢南面，今北面事之。』遂自殺。二客

皆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高祖以禮葬之。

○備爲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仰，若水之歸海，今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①關羽，字雲長，解縣人。與劉備恩若兄弟。備去荊州時，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後相值，共至夏口。

②劉琦，表之長子。

③漢書韓安國語。

④蹶，挫也。兵法云：『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兵法，謂古兵書也。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①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②，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③

①張昭，字子布，彭城人，有文學。初爲孫策長史，權續任之。

②奄，覆也，大而有餘也。

③蒙衝，一作鱗艦，巨艦也。鬪艦，謂作戰鬪之船也。按鱗衝古本同音。

④漢制，守令屬有諸曹掾。今云下曹從事，殆指曹掾之最下者而言。

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

① 謂積累官階，尙不難致大守二千石也。

② 周瑜，字公瑾，舒人。富文武籌略。仕吳，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卒年才三十六歲。

③ 番陽，卽鄱陽，今江西，鄱陽縣。

④ 馬超，字孟起，隴西人。父騰征西將軍。初事魏，後降蜀。

⑤ 韓遂，漢末爲鎮西將軍。

⑥ 潼關以西之地，稱關西，卽今陝西省也。

馬無稟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sup>①</sup>行之。將軍禽<sup>②</sup>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sup>③</sup>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sup>④</sup>呂布、<sup>⑤</sup>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

① 謂冒險行之也。

② 禽同擒。

③ 保定也。

④ 二袁，謂袁紹、袁術。紹字本初，術字公路，汝陽人。紹在靈帝時爲佐軍校尉。帝崩，紹與何進謀召董卓，共誅宦官。卓未至而謀洩，進被殺。紹乃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議廢立，紹不從，起兵討之。後紹據河北與曹操戰，大敗。疾作而死。術在獻帝時，據壽春，僭帝號。二年，糧盡衆散，北走青州。爲劉備所擊，復還壽春而死。

⑤ 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初事丁原，繼事董卓，誓爲父子。以卓行暴虐，與王允共殺卓。嗣爲卓餘黨所敗，走依袁術，復依袁紹。以事亡去，張邈迎爲兗州牧。後爲曹操所執，縊殺之。

斫<sup>㊦</sup>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會罷。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也。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sup>㊦</sup>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sup>㊦</sup>元表、<sup>㊦</sup>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sup>㊦</sup>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

①斫，音「出义己」。

②公瑾，周瑜字。見本篇前註。

③子布，張昭字。見本篇前註。

④元表，秦松字。（見通鑑註。）

⑤子敬，魯肅字。見本篇前註。

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備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

① 卒與猝同。

② 程公，程普也。普字德謀，吳士垠人。孫權時，官至盪寇將軍。時普在江東諸將中，年最長，故人多以程公呼之。

③ 邏，巡也。邏吏，司巡緝之小官也。

④ 委署，猶言委置也。謂有軍事責任在身，不得委置於他人也。



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話。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

①黃蓋，字公覆，吳，泉陵人。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凡宰九縣，所至平定。

②張，同漲。

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

①壞，敗也。

②華容，漢縣名，今湖北監利縣。從華容道者，謂由此道可達華容也。

③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洪之兄。魏志稱其勇冠諸軍。時守南郡。

④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

⑤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

⑥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

⑦夷陵，在今湖北宜昌縣東。

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積○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護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益州，今四川省，爲漢十三州之一。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魯肅初頗輕蒙，聞其畫策，乃大嘆服。治軍紀律嚴明，其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垂涕而斬之。謂「蒙不能以鄉里故而廢法。」後敗蜀將關羽，定荊州，任南郡太守。

○凌公績，陵統也，統吳郡，餘杭人。

34 三國演義 ① 火燒赤壁

羅貫中 ②

一日，水軍都督毛玠③于禁④詣曹操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⑤後軍皂旗，呂虔；⑥左軍青旗，文聘；⑦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

①①見前『中國文學改良芻議』註。

②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仕魏爲東曹掾，直言極諫。曹操嘗以『國之司直』目之。然卒以讒被黜。

③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仕魏數十年，卒降於蜀，復歸吳。曹丕稱帝，吳送禁還。

④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初事袁紹，後歸於魏。

⑤呂虔，字子恪，任城人。

⑥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初爲劉表大將，後歸於魏，操以爲江夏太守。

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破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

○夏侯淵，字妙才，譙人。曹操起兵，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爲人有將略，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所向有功。征定氏羌，威望尤著。

○夏侯惇，字元讓，淵之族兄。事曹操爲裨將，曹丕稱帝，拜爲大將軍。惇在軍迎師受業，好學不倦。性尤清儉。

○曹洪，字子廉，操之從弟。從操征伐有功，拜都護將軍。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容貌雄毅，勇力過人，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張遼，字文遠，廩門馬邑人。久鎮合肥，善戰爲吳人所憚。

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卻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有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提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

○鳳雛，謂龐統也。統字士元，襄陽人。襄陽記：『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漢獻帝時，昱爲尙書，兗州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軍事。入魏爲衛尉，封安鄉侯。

○荀攸，字公達，潁陰人。操之謀士。

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接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卻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

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

卻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卽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

卻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排滿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周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旅力，幸於孫堅。後事孫權，累功，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

○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仕吳，拜平虜將軍。



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卻早不省人事。左右立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如何？』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卽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

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入。』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現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

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瑜聞言，大喜，翼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

○奇門遁甲，皆術數之事，二名雖異，其實則同。相傳起於易緯，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其學盛於南北朝。神其說者以爲出自黃帝，風后及九天玄女，皆誕妄。其術以十干中之乙丙丁爲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像，而以甲統之，以配九宮，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爲趨避，故曰遁甲。後漢書方術傳：「推六甲之陰而隱遁。」

角、亢、房、氏、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昴、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皂纛，環繞四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卻不見有東南風。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瑜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廝殺。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

○闕澤，字德潤，山陰人。家貧爲人傭書，所寫旣畢，誦讀亦徧。論究經籍，兼通歷數。仕吳爲中書令，加侍中，進拜太子太傅。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路上正迎著東南風起。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事孫權，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亮立，爲冠軍將軍，遷大將軍，領徐州牧。孫皓時，遷右大司馬。

○徐盛，字文嚮，瑯琊莒人。遭亂居吳，以勇氣聞。事孫權，累功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

搶風而駛，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要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搜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多謀，使

蜀。○趙雲，字子龍，眞定人。事劉備，屢立戰功。爲人驍勇善戰。備嘗曰：「子龍一身都是膽。」年八十餘，卒於

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卻再圖之。」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襲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

○太史慈，字子義，黃人。孫策東渡，以慈爲建昌都尉。慈猿臂善射，弓不虛發。年四十一卒。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仕吳，累功遷偏將軍。

○潘璋，字文珪，發千人。事孫權，平寇盜有功，署別駕司馬，屢遷平北將軍，襄陽太守。權稱尊號，拜右將軍。

璋爲人粗猛而禁令肅然。



去了，卻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砲，南屏山舉旗號。各各准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仕吳，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欽嘆其在貴守約，勅使御府易之。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仕吳，累功，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仕吳，初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呂蒙薦其才堪負重，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屯陸口。後與蜀戰，大破蜀兵，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官至丞相。

卻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提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送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

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士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進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進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

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曹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得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叫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濕衣，用刀剗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利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卻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

數。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二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知其

35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

○念奴，本唐時宮女，善唱歌，後世因取以爲詞曲之名。此曲用字，剛及一百，因又名『百字令』。自蘇軾製此詞後，因其詞首有『大江東去』四字，詞末有『酹江月』三字，於是詞人復又以『大江東去』或『酹江月』名此曲焉。

○蘇軾見前『進呈唐陸贄奏議劄子』註。

○喬，或作橋。三國志吳志周瑜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唐杜牧詩：『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銅雀臺名，曹操所建也。

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綸巾，青絲綬爲巾也。相傳爲漢諸葛亮所創。亮在軍中，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綸音讀如關（《×<sub>マ</sub>》）與普通讀爲「倫」者不同。此蓋因古物專名，歷代傳呼，不隨音聲之變，而或易其古音也。地名如「番禺」等，不讀今音而讀古音，亦同此理。

## 四二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sup>○</sup>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

<sup>○</sup>謝玄，字幼度，安從子。少穎悟，與兄朗俱爲安所器重，有玉樹芝蘭，生於庭階之喻。以肥水破秦功，進號

前將軍。肥水在今安徽壽縣東，北流至肥口入淮。破秦之戰，在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sup>○</sup>秦王苻堅，字永固，其先世爲略陽臨渭氐人。世長西戎。始以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

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堅父雄，祖父洪，洪從石季龍徙鄴，遂家於永貴里。自苻洪僭號稱王，其子健始

稱帝。健卒，子生嗣立，凶暴無人理，堅乃弑之自立。用王猛爲相，政治頗可觀。遂滅前燕，取仇池，陷晉漢

中，取成都，克前涼，定代地，疆宇日廓。王猛雖身仕胡族，而心不忘漢，臨終，猶諄諄以『勿圖晉』告堅。

猛既卒，堅不能用其言，大舉圖南，因有淝水之敗。



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①又曰：『其以司馬昌明②爲尙書左僕射，謝安③爲吏部尙書，桓冲④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⑤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⑥及良家

①漢制，羽林郎掌宿衛侍從，秩比三百石。

②司馬昌明，晉孝武帝姓名。

③謝安，字安石，晉陽人。少有重名，徵辟不就，隱居東山，以妓相從。人爲語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始出仕，以破秦功，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故世稱謝太傅云。

④桓冲，字幼子，桓彝第五子，時正都督江荆諸州軍事，領荊州刺史。

⑤秦州，今甘肅天水縣。

⑥慕容垂，字道明，燕主慕容皝之第五子。及慕容暉時，以功大爲慕容評所忌，欲害之。垂乃奔苻堅。堅以垂爲冠威將軍，封賓都侯。後垂爲後燕主。

⑦姚萇，字景茂，姚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從兄襄征伐有功，堅以爲揚威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後萇爲後秦主。

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未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萇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陽平，今山東，莘縣。

○慕容氏，鮮卑種；姚氏，羌種。

○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

○楷、紹，皆垂之兄子。

甲子，堅發長安，戍卒①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②涼州③之兵始達咸陽；④蜀、漢⑤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⑥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⑦

詔以尙書僕射謝石⑧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

① 戍卒，卽步卒。

② 項城，卽今河南項城縣。

③ 今甘肅武威縣，爲舊涼州府治。

④ 咸陽，卽今陝西咸陽縣。

⑤ 蜀，今四川地；漢，今陝西南鄭縣等地。

⑥ 幽，今直隸省地；冀，今直隸西部及山西東部地。

⑦ 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⑧ 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東至下蔡入淮。』今安徽潁上縣南。

⑨ 謝石，安之弟。

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sup>①</sup>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sup>②</sup>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sup>③</sup>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慮，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sup>④</sup>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

① 桓伊，桓宣族子，字叔夏。

② 壽陽，今安徽壽縣。

③ 賭墅，謂以墅爲孤注相賭也。

④ 西藩，在荊州，故稱西藩。

知，吾其左衽①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②慕容垂拔鄖城。③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④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⑤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乃遣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①夷狄之俗，衣衽在左。論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②時淮南郡，本治壽陽，堅既得之，遂以郭褒爲太守。

③鄖城，今湖北鄖縣。

④水經注：淮水東過壽陽縣，又北經山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要津。今安徽，壽縣及鳳臺縣間，有下蔡鎮，卽其地也。

⑤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北歷秦墟，下注淮水，謂之洛口。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新城村南。

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sup>○</sup>相劉牢之<sup>○</sup>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sup>○</sup>。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

○廣陵本漢郡，今江蘇江都縣。（卽舊揚州府治）漢制，郡國置守相以掌文治。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前鋒，號北府兵。

○通鑑注：曹魏分西陽、蕪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殆僅使王詠領太守之空名耳。弋陽於唐時爲光、蕪、黃三州地；今湖北北境，黃岡、蕪水等縣，及河南之潢川、光山等縣皆屬之。

嚴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旅，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我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驅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崗。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

○八公山，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北。

○蔑，無也。蔑、沒、靡、末，無，音皆相近，或竟相同，故可通用。

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繇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國家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敢乘，用以賜王公。

○垂在燕，曾封吳王，故其子稱世子。



○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非吾有也。』冠軍行參事趙秋曰：

○德爲慕容皝之少子，垂之弟也。

○太傅，謂慕容評也。初，垂敗晉兵於枋頭，（在今河南，潁縣東南）威名大振。評忌其功，與太后可足渾氏陰謀誅之。垂乃率其子令寶逃奔秦。

○垂初至秦，堅遇之甚厚。王猛惡其雄略，勸堅殺之。堅不聽，以爲冠軍將軍。猛復引垂子令爲參軍，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遂奔燕。猛因表令叛狀。垂懼出走。堅追還之，慰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邱。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狼狽若斯？』於是恩待如初。

○謂秦運果窮，吾仍當規復關東舊地，不願利秦之地，以怨報德也。苻氏爲氏種，故稱氏運。

『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sup>①</sup>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所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sup>②</sup>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sup>③</sup>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報，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sup>④</sup>

①圖，圖錄也；讖，讖律也。

②兵以鼓進，故曰『鼓行。』

③慕容暉，本爲燕主，降秦後，堅以爲平南將軍。

④滎陽，今河南滎陽縣。

⑤屐，木屐也。晉人喜著屐。屐下有橫木曰齒。心中驚喜，足履地不慎，故屐齒觸戶限而斷折。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建康，東晉都城，卽今之南京也。

## 四三 三國志 諸葛亮傳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書。撰三國志，以魏爲正統，宋以後，人多非之。實則晉受魏禪，壽爲晉臣，在君主專制時代，其勢亦不得不然也。

①瑯琊，郡名，秦所置，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皆屬之。陽都縣名。

②太山，卽泰山，秦與太通。太山郡，漢置，今山東舊泰安府及長清、滋陽、寧陽諸地，治奉高，在今泰安縣東北。後魏徙治鉅平，在今泰安縣西南。北齊改爲東平。

③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蓋其躬耕之所也。」

吟①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②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③崔君平、潁川④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⑤徐元直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其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且枉⑥駕臨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佞臣竊命，

①古今樂府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父吟行，始於諸葛亮。」』

②管仲，見前『文史通義詩教上』註；樂毅，見前『報燕惠王書』註。

③博陵，漢縣名，故城在今直隸蠡縣。

④潁川，郡名，秦所置；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以及禹縣至陽武等地屬之。

⑤新野，縣名；即今河南省之新野縣。

⑥枉，屈也。

主上蒙塵，<sup>①</sup>孤不度德量力，欲信<sup>②</sup>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計將安出？<sup>③</sup>亮答曰：『自董卓<sup>④</sup>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sup>⑤</sup>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sup>⑥</sup>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①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蒙塵，謂冒風塵而奔走也。

②信，同伸。

③董卓，臨洮人。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卓，卓乃擁帝入長安，自爲太師，凶暴滋甚。司徒王允密誘董卓將呂布殺之。

④荊州，見前『通鑑赤壁之戰』註。

⑤南海郡名，屬交州，今廣東省及廣西省東境，皆其地。

⑥秦、漢會稽郡治皆在吳縣。時俗郡縣連稱，故稱吳會。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益州，爲漢十三州之一。今四川省及陝西省舊漢中與安兩府，是其屬地。

○時劉璋爲益州牧。璋字季玉，焉之子；焉卒，襲益州刺史職。

○時張魯據有漢中之地。魯字公祺，道陵之孫。

○宛，謂南陽；洛，謂洛陽。

○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sup>①</sup>在內而危，重耳<sup>②</sup>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sup>③</sup>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① 申生，重耳，皆晉獻公子，爲驪姬所讒，申生自縊，重耳出奔狄，後卒反國爲晉君。見前『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② 樊城，在湖北襄陽縣北，卽周仲甫所封之樊國，南臨漢水，與襄陽隔漢相望，自古兵家守攻所必爭之地也。



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

○柴桑，見前『通鑑赤壁之戰』註。

○田橫，見前『通鑑赤壁之戰』註。

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令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

○鄴，今河南，臨漳縣。

○零陵郡，後漢置，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二里。

○桂陽郡，漢置，即今湖南，郴縣地。

○長沙郡，即湖南，長沙府屬地。

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許之。今曹氏篡

○葭萌，縣名，故城在今四川昭化縣東南。

○吳漢，字子顏，後漢南陽宛人。事光武，拜偏將軍。西伐蜀，北擊匈奴。位至大司馬。

○耿弇，字伯昭，後漢茂陵人。事光武，拜建威大將軍，平郡攻城，未嘗挫折。

○世祖，漢光武也。

○耿純，字伯山，後漢鉅鹿人。初謁光武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後爲東郡太守，封東光侯。

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章武 ③ 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 ④ 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世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

① 「於戲」同「嗚呼」，音同通用。

② 書：「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③ 章武，蜀漢昭烈帝年號。

④ 永安宮故址，在今四川奉節縣東北臥龍山下。

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行，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

○建興，蜀漢後主年號。

○宮中，指天子宮廷；府中，指將軍幕府。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陟罰，謂進退官吏也；臧否，謂分判善惡也。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仲，江夏鄆人。（禕，音衣（一）鄆音盲（ㄣˊ））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

○向寵，襄陽宜城人，朗之猶子。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

典宿衛兵。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①桓靈，謂後漢桓帝、靈帝。

②侍中之官，主侍從，指郭攸之。尚書之官，秦時主殿中發書，尚猶主也。漢時屬少府。此處指陳震。長史爲丞相府僚，指張裔。參軍，參軍事之官也，指蔣琬。

③南陽，漢郡名，今河南南陽府及湖北舊襄陽府之地。

④指當陽、長坂之敗。

⑤指使吳求救孫權事。

⑥指永安宮遺詔託孤事。

五月渡瀘，<sup>①</sup>深入不毛；<sup>②</sup>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sup>③</sup>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sup>④</sup>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遂行。屯於沔陽。<sup>⑤</sup>

①瀘水出牂牁郡，今四川瀘定縣。

②不毛，謂不生草木也。

③後漢，都洛陽，此云舊都，當指洛陽而言。

④斟酌，俱注酒於器之義；引中之，遂爲量度事理之稱。損益，謂多寡期得平均也。

⑤沔陽，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沔縣。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①道取郿，②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③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④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⑤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⑥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⑦謖違亮調節，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⑧千餘家，還於漢

①斜谷，陝西終南山之谷道，在郿縣西，長四百二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②郿，縣名，漢置。卽今陝西郿縣。

③箕谷，地名，在今陝西褒城縣北。

④祁山，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北。

⑤南安，今甘肅舊鞏昌府之地。天水，卽漢陽郡，今甘肅舊鞏昌府、秦州、階州之地。安定，今甘肅平涼府之地。

⑥馬謖，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深爲諸葛亮所器重。街亭戰敗，失律被誅。

⑦街亭，在今甘肅泰安縣東北。

⑧西縣故城，在今天水縣。

中，戮謾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

○散關，亦名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陳倉縣名，秦置，北周廢，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

○武都，漢郡名，治武都縣，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

○陰平，漢縣名，魏置郡，故城在今甘肅文縣西北。

○建威地名，漢末所置戍守處也，在今甘肅武都縣西南。

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前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①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②運，據武功、五丈原，③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

① 木牛流馬，均用木製，以之運糧，可節人力。亮集詳載其作法，見三國志註。

② 武功，縣名，漢置，故城在今陝西郿縣東。

③ 五丈原，在今陝西郿縣西。

④ 司馬宣王，司馬懿也。懿字仲達，溫縣人，仕曹魏，爲丞相。

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sup>①</sup>之臣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武忠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①定軍山，在今陝西沔縣東南。（按今之沔縣卽漢之沔陽縣。若今之沔陽縣，則在湖北。舊屬漢陽府。前清稱州，本爲南朝梁郡。）

②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本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附〕諸葛氏集目錄

-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景耀，蜀漢後主年號。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

○寫，扞也；寫扞雙聲。即書寫同義，亦以雙聲通用。

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錄；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

○或謂諸葛亮嘗髡陳壽之父，故壽爲亮作傳，於亮有微詞。

○史記，淮陰侯列傳：何（蕭何也）曰：『諸將易得耳，至於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關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漢王劉邦）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

城父，<sup>①</sup>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蕭<sup>②</sup>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sup>③</sup>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遠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令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sup>④</sup>鄭人之歌子產，<sup>⑤</sup>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

『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① 王子，姓；城父，名；春秋齊大夫。

② 管蕭，管仲、蕭何也。

③ 曹魏，明帝年號。

④ 甘棠，詩國風，召南之篇。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斨，召伯所說。』蓋思其人，因愛及其樹也。

⑤ 鄭子產從政三年，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謀，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諱革，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 ○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適子，

○咎繇，卽皋陶。

○泰始，晉武帝年號。

○元遜，諸葛恪字也。

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其苗裔，故攀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

○景谷，在今四川昭化縣西。

○涪，漢縣名，今四川綿縣東，有巴西廢縣，卽後漢涪縣也。

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祇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疾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答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

○咸熙，魏陳留王，奐年號。

○延熙，蜀漢，後主年號。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樂人。仕蜀，初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諸葛亮卒後，吳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預將命使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仕蜀，拜征西將軍。諸葛亮卒，維繼領其衆。鍾會兵至劍閣，維設計力禦，會不能克。後主降魏，維得敕始降。後謀恢復，爲亂兵所害。

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36 詠懷古跡五首之一

杜 甫 ①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① 杜甫，見前『中國文學改良芻議』註。

37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

口，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蘇軾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結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  
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搗。①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  
朝長星墜，②竟使蜀婦鬢。③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烟霞。往事如雲散，故山依渭斜。客  
來空憑弔，清淚落悲笳。

①搗，鞭馬之聲也。一本作「搗」，則鞭馬之聲也。

②晉陽秋曰：「有星赤色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此類神話，  
史冊所載頗多，今日科學大明，當然無人迷信矣。

③以麻髮合結，曰鬢，蓋婦人喪髻也。

卻說玄德因徐庶之薦，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惚，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在，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

○隆中見前『通鑑赤壁之戰』註。

○司馬徽，字德操，潁州陽翟人，清雅善知人。龐德公稱之爲『水鏡』。

『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壯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如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穎川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趙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穎分，其地必多賢士。』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

次日，玄德同關、張並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崗，乃臥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崗，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出去。」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

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載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是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卽席權坐，請教一言。」

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  
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如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

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

○彤雲，有色彩之雲也。

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  
①牧野 ②一戰血流杵，鷹揚 ③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 ④酒徒起

①東海老叟，謂呂尚也。

②武王伐紂，師次孟津，有白魚躍入舟中。

③武王伐紂，戰於牧野，血流漂杵。（見尚書）杵一作鹵。

④鷹揚，見前『與楊德祖書』註。

⑤高陽酒徒，謂漢酈食其。見前『文選序』註。

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輒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

○芒碭，二山名。在江蘇碭山縣東南，與河南永城縣城接界。二山相去八里。漢高祖劉邦微時，嘗亡匿碭山中。

○隆準公，謂漢高祖也。史記高帝本記：『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按隆準，高鼻也。

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崗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因昨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

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旣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旣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以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備久慕高明，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

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詩曰：「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兒，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玄德曰：「曾見令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崗，悒悒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乃令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



沐更衣，再往臥龍崗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况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

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再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

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

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尙容更衣。」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載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性成，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人不及也！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

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卽當歸隱。』』

## 四四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司馬光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sup>④</sup>爲撫州刺史，李愬<sup>③</sup>至唐州<sup>⑤</sup>。軍中承喪敗

裴度<sup>①</sup>，字中立，開喜人。唐貞元中進士，累遷司封員部知制誥。以平蔡功，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度正色立朝，言無不盡，繫天下之重者三十年。後閹宦擅權，乃告罷，作別墅曰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等觴詠其間，卒諡文忠。

① 李愬，洮州臨潭人，李晟之子。以隋唐鄧節度使，將兵討蔡，累官至太子太保。

② 蔡，蔡州也。唐時，淮西節度使所治。淮西所屬，爲中、光、蔡三州，而以蔡爲節度使駐所。按蔡州卽今河南汝南縣。（已見前『論淮西兩河利害狀』註。）

③ 袁滋，字德深，朗山人。唐憲宗時，吳元濟反，以滋爲彰義節度使，使平蔡亂。滋乃去斥瑛與之通好，冀以離潰其心。久之無功，乃被貶。

④ 唐州，唐時唐鄧節度使所治，今河南泚源縣。

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附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我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爲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

①袁尙書，謂袁滋也。

②淮西，指淮西節度使所轄之地。

③高，謂高霞寓；袁，卽袁滋。

④蔡州，見本篇前註。

⑤昭義、河中、鄜坊，均唐時方鎮名。鄜音孚（ㄈㄨ）。

丁酉，愬遣十將①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②捉生虞侯③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劓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④中，隸安州⑤。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

①十將，唐時軍中小校也。

②吳元濟，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之子。少陽死，元濟自領軍務，朝廷不許，遂發兵反。初德宗時，吳少誠爲淮西節度使，養少陽爲弟。少誠死，少陽乃殺其子，代之爲帥，自稱留後，憲宗因而許之，遂進拜淮西節度使。按，少誠，潞人，少陽，清池人。

③捉生虞侯，將校之名也。

④貞元，德宗年號。

⑤安州，今湖北安陸縣。



署爲捉生將。①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②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③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④引兵出穆陵關。⑤甲寅，攻申州，⑥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

①捉生將，將校之名也。因被生捉，故卽以捉生名。

②古葛伯城，在今河南鄆城縣南。

③文城，又名鐵城，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南。木垣曰柵，土壁曰壘，行軍所居也。

④李道古，皋之子，唐太宗裔孫。

⑤穆陵關，在今湖北麻城縣北。

⑥申州，今河南信陽縣。

食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sup>①</sup>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sup>②</sup>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sup>③</sup>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主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

①帥，同率，（已見前註。）

②置縣官治理民事，而無固定之土地，故曰行縣。

③宜陽柵，在今河南宜陽縣西。

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①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澗水者。陳、許②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③等軍相繼皆渡，進逼鄆城④。丁亥，李光顏⑤敗淮西軍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⑥，拔路口柵。夏四

①澗水，在河南臨潁縣西南。

②陳、許，唐時二州名。陳州，清升爲府，今河南淮陽縣，是其舊治。許州，清時爲直隸州，今爲河南許昌縣。按陳、許，皆春秋時國名。

③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皆唐時方鎮名。

④鄆城，今河南鄆城縣。

⑤李光顏，字光遠。其先爲河回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附，以其地爲雞田州，屬朔方軍。光顏忠而義，討蔡之役，詔以其軍當一面。韓弘挾賊自重，惡光顏，飾名姝以進，光顏嚴辭謝之。將卒感泣，士氣益勵。賊悉銳士常光顏，李愬因得乘虛入蔡。

⑥馬鞍山，在河南確山縣西。

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楂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是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

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洹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

①楂呀山，在河南遂平縣西南，與馬鞍山相距十里。

②青陵城，在今鄆城縣西南。

③洹曲，一名時曲，澗水於此回曲，故名。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南。

④冶爐城，在河南西平縣西北。

狗，汝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祐素易官軍，

○白狗、文港二柵，均在河南，正陽縣東北。

○西平，卽今河南西平縣。

○朗山，在今河南確山縣西。

○興橋柵在河南遂平縣東南。

○張柴村，在文城柵之東。

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曷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譟，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愬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

○牙 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

○說文：『謀，軍中反間也。』段注：『釋言，間倪也。郭云，左傳謂之謀，今之細作也。』

○隨，隨州也，唐時爲唐鄧節度使所屬，卽今湖北隨縣。

○牙，本爲牙齒。後以器物之形似牙者亦稱牙。詩『崇牙樹羽』卽謂如牙之突出以懸物也。近世稱府

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悵，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勇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召，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

門爲牙門，則以刻木爲牙，立於門側，以像獸牙，用表威嚴。所謂牙將牙隊，卽守府門之將校軍士也。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

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

○彰義節度使，即淮西節度使。見本篇前註。

○韓弘，匡城人。舉明經不中，學騎射，由大理評事，累官宣武節度使。至是因用兵淮西，拜爲都統。

○押牙，即押衙，侍衛之官也。



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激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

○令狐楚，華原人。

○烏重胤，字保君，張掖人。出身行伍，善撫士卒。討蔡之役，戰功卓著。

○賈店，在鄆城東南。

○襄城，卽今河南，襄城縣。

○吳房，今河南，遂平縣。

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將驚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反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一月，甲子，遣掌書計鄭澥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

○陰陽家言：『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二十七日爲往亡。』

○李愬任檢校左散騎常侍，故稱常侍。（愬斯時以常侍出任節度使。）

○沱口，鎮名，在鄆城東南。

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侯，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戎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盡裂，人馬凍死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

④五溝在沱口南七里。

①烽子，墩卒也。

②勒，馬繮也。

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進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sup>⊖</sup>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城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中、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

⊖ 鑿，斫也。

⊖ 甲庫，兵甲之庫。

降。自元濟就擒，愨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泗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齋，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

○鞠，蹴鞠場也。

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sup>○</sup>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sup>○</sup>之下。

○仄，側也。仄側音近通用。

○獨柳，唐京都子城西南，有獨柳樹，爲行刑處。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侯劉晏平應募，出汴，宋○問，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阨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

○唐德宗時，李希烈爲懷寧節度使，據蔡、許等州以叛。

○吳少誠見前註。

○李師道時據淄、青等州拒命。

○汴、宋，唐二州名。爲宣武節度軍所領。

博奕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亡必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⑤ 鄆，唐州名，屬盧龍軍。今山東，鄆城縣，是其治。



39 平淮西碑 并序 ㊟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蘄。㊟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

睿宗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討蔡之役，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於當時事實較詳，羣臣既請刊石記功，憲宗乃以撰文之役命愈。碑誌爲韻文，其前散文，則序也。故多以附以「並序」二字焉。

㊟稂莠，害苗之草。蘄，除草也；見前「姑惡」註。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sup>①</sup>又明年平蜀。<sup>②</sup>又明年平江東，<sup>③</sup>又明年平潞澤，<sup>④</sup>遂定易定，<sup>⑤</sup>致魏、博、貝、衛、澶、相，<sup>⑥</sup>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sup>⑦</sup>不許，遂燒舞陽，<sup>⑧</sup>犯葉、襄城，以動東都，

①元和元年，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叛，夏州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

②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劉闢反。九月，東川副使高崇文擒之。

③元和三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之送京師。

④元和五年，昭義節度使盧從義，陰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之，送京師。

⑤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定、易二州歸於有司。

⑥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

⑦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十年，正月，吳元濟反。

⑧舞陽，今河南舞陽縣。

散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兵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議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  
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  
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

○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是爲三姓。大歷十四  
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使。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

○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管陳、許二州。

○郃陽，今陝西，郃陽縣，唐屬左馮翊。

○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

○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卽劍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

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①曰：文通，汝守壽，②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③曰：愬，汝帥唐、隨，各以其兵進戰。④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⑤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⑥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⑦曰：度，汝其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

①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②元和十年，十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

③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

④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參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

⑤⑥裴度爲御史中丞，故曰長。元和十年，五月，帝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

⑦梁守謙，闍人，憲宗命宣慰，同以監軍。

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女。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中，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

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予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

○總，馬總也。

○安，史亂後，燕趙相繼而起。

○汴，蔡之屬，皆居大河以南。

○四聖，謂肅、代、德、順也。

○姦鄰，指李師道。

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

乃敕顏胤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利，功告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額頡 ④ 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突出刺之；又擊裴度，傷首。

○陵雲在今河南商水縣，故澠水城西南。

○邵陵，今河南鄆城縣東，有邵陵故城。

④書：『罔晝夜額頡。』註：『肆志無忌憚也。』額音「兀」。

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代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 四五 罪言<sup>①</sup>

杜牧<sup>②</sup>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

生人常病兵。兵祖<sup>③</sup>於山東，<sup>④</sup>胤<sup>⑤</sup>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

①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佑之孫。善屬文，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嫌己不當位而言，實有罪，因作『罪言』。後澤潞平，略如其策。會昌中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弊尤切。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用以別於杜甫。著有樊川集。按，長慶，唐穆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

② 祖始也。

③ 唐時所謂山東，實合今直隸、河南北部、山西全省之地而言。

④ 胤，生也；猶言蔓延滋生也。

山東之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①爲并州，②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③故其人沈鷲④，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以下，胤浮羨淫，⑤工機纖雜，意態百出，⑥俗益蕩弊，人益詭弱。惟山東敦五種，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

① 離，分也。幽州，卽今之直隸。

② 并州，今山西。

③ 謂加重十分之一二也。

④ 鷲，本猛鳥，茲則取以喻人之性質。

⑤ 胤，延也；浮，薄也；羨，有餘也；淫，濫也。

⑥ 謂人情變化無常也。

⑦ 敦，厚也。五種，猶言五材，蓋所謂金、木、水、火、土也。

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

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  
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①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②遂析天下脊，復得趙，  
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④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⑤成  
於鄯。⑥魏武舉官渡，⑦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⑧作，至宋武⑨號爲英雄，得蜀，得

①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境內。

②謂周旣衰劣，齊起霸諸侯，不及一世而敗。惟晉強大，自文至悼，數世役使諸侯。

③謂秦自孝公，卽圖三晉，萃聚精銳之兵於其地，凡歷六世，至始皇始滅韓。

④蒯通說韓，信據齊背漢，信不從。事載史記。

⑤上谷，漢郡名，亦古幽州地，今直隸懷來縣。

⑥今直隸柏鄉縣地。鄯，音『尸又之』。

⑦曹操與袁紹兵相持於官渡。官渡，今河南，中牟縣。

⑧五胡作亂，晉室東遷。

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國家天寶<sup>④</sup>末，燕盜<sup>⑤</sup>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sup>⑥</sup>若涉無人地，郭、李<sup>⑦</sup>輩以兵

⑨宋武，南朝宋武帝劉裕也。

①謂宋武帝卒不能得山東地。

②北齊，高氏，北周，宇文氏，皆在山東。

④天寶，唐玄宗年號。

⑤燕盜，指安祿山，史思明。

⑥成皋，今河南汜水縣。函，函谷關；潼，潼關。

⑦郭，謂郭子儀；李，謂李光弼。

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寸土，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頌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委頓，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蜀，幸漢中，○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攻不

①回鶻一作回紇，與突厥同種，今新疆省地。吐蕃，今西藏地。二族在唐時屢入寇。

②哇，區劃也。哇河，劃河以爲界也。

③街，邑中道也；蹊，小路也。

④齊，山東省北部，指李師道，據淄、青拒命。魯，謂青、密節度使轄地，後亦併入淄、青、梁，今河南南部及陝西南部，指山南東西道節度使。蔡，今河南、安徽間，（就廣義言）指吳元濟反。

⑤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帝幸奉天。（今陝西乾縣）又以李懷光反，再幸梁州。

⑥孝武，謂憲宗也。

⑦衣經三澣，食不重味。

樂，自卑宄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①山西②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惟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③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

今日天子④聖明，超出古昔，志在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已時也。

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⑤河南有齊、蔡叛，⑥梁、

①②河南，指吳元濟；山西，指劉闢。

③穆宗卽位，盧龍軍亂，推朱克融爲留後。旋田弘正爲王庭湊所殺，而弘正子布，亦爲史憲誠所殺。於是三叛人據河朔三鎮，不奉朝命，一如肅代之世。

④指文宗。

⑤燕，謂盧龍，朱滔；趙，謂成德，李惟岳；王武俊；魏，謂魏博，田悅。

⑥齊，謂淄青，李納；蔡，謂淮西，李希烈。

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①皆戍重兵；凡此十餘所，才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②亦叛，吳③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取郡縣二十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餘城耳。土地人口，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益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闢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

①梁，今陝西南鄭縣；徐，今江蘇銅山縣；陳，今河南淮陽縣；汝，今河南汝南縣。白馬津，在今河南滑縣北；盟津，卽孟津，（盟孟古同音）在今河南孟縣南。襄，今湖北襄陽縣；鄧，今河南鄧縣；安，今湖北安陸縣；黃，今湖北黃岡縣；壽春，今安徽壽縣。以上各地，已多見前註。

②蜀，謂西川，劉關、吳，謂鎮海，李錡。

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  
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  
魏在山東最重。黎陽<sup>①</sup>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sup>②</sup>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障壘相望，朝  
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今者顧以近  
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sup>③</sup>誅  
滄，<sup>④</sup>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sup>⑤</sup>長慶初，誅趙，<sup>⑥</sup>一日五諸侯，兵四出

①黎陽，唐時魏地，屬衛州；今河南，滄縣。

②新鄉，唐時魏地，今河南，新鄉縣。

③昨日，猶言近日也。

④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子同捷反，時敬宗二年也。至文宗太和三年，李祐克德州，同捷降，誅之。

⑤時魏博，史憲誠已降。



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山東、河南之輕重，帶懸在魏，明白可知。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

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

④ 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田弘正而自立。詔諸道進討。時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五節度使之兵俱至，而魏博軍首領諸軍乃相繼失利。

⑤ 太和三年，義武軍節度使傅毅爲張璠所殺，自稱留後，遂以璠爲節度使。蓋斯時魏博軍亂，史憲成被殺，何進滔已自稱留後矣。

⑥ 浪，濫也。

⑦ 毆，同驅。

⑧ 自肅代至文宗，凡五易主。

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巒。○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謂有語以歸國者，輕則詆詬侵辱，重則滅族巒割也。

○言一酋雖去，復有一酋繼起也。

○謂自元和以來。

○元和五年赦成德，王承宗爲節度使，一收也；十三年，王承宗聞蔡州平，遂獻德、隸二州以降，二收也；文宗，太和三年，赦王廷湊爲節度使，三收也。

○元和十一年，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與王承宗，戰於堯山，兵敗。按，堯山，今直隸，唐山縣。

○長慶元年，十二月，靈武節度使杜叔良與王廷湊戰於博野，兵敗。按，下博一名博野，今直隸，蠡縣。

○太和三年，魏博兵亂，殺節度使史憲成，共推何進滔拒命。李聽討之，屯館陶，爲魏人所襲，師潰，遂并赦王廷湊勿問。

## 四六 史記項羽本紀①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②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③，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④，逮捕⑤，乃

① 史記分本紀、世家、列傳。本紀爲紀皇帝，世家爲紀王侯。司馬遷列項羽於本紀，視與秦始皇、漢高同科，蓋特別重其爲人也。

② 下相，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

③ 項，古國名；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

④ 櫟陽，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櫟音歷（ㄌㄧˊ）；古音藥（ㄩㄛˋ）。

⑤ 逮，及也。謂項梁嘗因有事爲櫟陽縣所逮捕也。

請蘄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獄掾 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③ 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 ④ 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 ⑤ 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以憚籍矣。

○蘄，秦縣名；地屬沛國。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南。蘄，音機（くゝ）。獄掾，典司監獄之縣屬官也。

○吳中，即今江蘇吳縣。春秋時爲吳國都城；秦時爲會稽郡郡治所在地。（已見前註。）

○繇役，官家徵發民夫也。古者力役之征，謂之繇役。繇亦作徭。

④ 此處有兩解：一云，會稽爲浙江，會稽山。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

……』可證。一云，即今之江蘇吳縣。因本紀有『還過吳』之語。蓋始皇初至浙，再由浙北行至吳中也。兩說相較，似以爲後說爲長。

⑤ 扛，舉也。音『くゝ』。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

○陳涉，已分見前註。

○通，般通也。

○眴，同瞬，本義爲目動搖；此處則謂動目示意，以使之也。

○懼，音『ㄌ一』。懼也。懼伏，謂恐懼而伏也。

○下縣，謂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

○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sup>①</sup>將，徇<sup>②</sup>下縣。廣陵<sup>③</sup>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sup>④</sup>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疆

①校尉、候、司馬，皆軍官之名。候，同候，乃候之本字。職司伺望敵人。或從土作垓。

②裨，卑也，偏也，小也。

③徇，略也。

④廣陵，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⑤陳王，謂陳涉也。

⑥東陽，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

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

○異軍，謂殊異其軍也。蒼頭，謂著青帽以自別也。

○黥布，又稱英布。

○下邳，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史記正義：『下邳，泗水縣也。應劭曰：「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

按有上邳，故曰下邳。』

○秦嘉，廣陵人。景駒，楚族，姓景，名駒。

○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按卽舊徐州府府治所在地。）已見前註。

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已起沛，往焉。

○倍，同背及悖。謂違反也。

○胡陵，一名湖陵。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南。

○章邯，秦將。

○栗，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夏邑縣。

○薛，故城在今山東，滕縣南。春秋時，古國；戰國時，爲齊孟嘗君封邑。

○襄城，秦縣名；今河南，襄城縣。



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事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

⊖居鄴，卽今安徽巢縣。

⊙楚南公，楚國南方老人也。公古字本通翁。史記集解：徐廣曰：「楚南公，楚人也，善言陰陽。」漢書藝文志有南公十三篇；南公六國時人，屬陰陽家。

⊙謂楚雖有三戶在，其結果亡秦者必爲楚人。蓋以怨秦之深，故發爲是言也。一說，謂此爲當時預言。因楚南公，乃陰陽者家流，故能作此預言也。

⊙蠶，同蜂。蠶起，謂如蜂之羣飛而起也。又蠶與紛，音同，有時亦得通用。

台。①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②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③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蟾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④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⑤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

①盱台，卽又安徽盱眙縣。盱音虛（丁山）台讀怡（一）。

②亢父，秦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

③東阿，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

④甲國乙國，相與交善者爲與國。

⑤市，易也。

公①項羽別攻城陽②屠之西破秦軍濮陽③東秦兵敗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④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邱⑤大破秦軍斬李由⑥還攻外黃外黃⑦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⑧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

①沛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沛公卽漢高祖也。

②城陽今山東莒縣。

③濮陽今山東濮縣。

④定陶今山東定陶縣。

⑤讎丘今河南杞縣。

⑥李由李斯子。

⑦外黃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

⑧宋義故楚令尹。

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sup>⑤</sup>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

① 高陵，邑名。顯，人名。

② 武信君，項梁也。

③ 陳留，秦縣名。今河南，杞縣。

④ 呂臣，楚懷王將。

⑤ 碭，秦縣名。今江蘇，碭山縣。

⑥ 趙歇，即趙王歇。

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陽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

○鉅鹿，秦縣名。今直隸，平鄉縣。

○王離，涉間，皆秦將。

○楚懷王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

○今山東，曹縣東，有安陽城。

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

○蝱大在外，蟣蝨少在內，用力於大者，本無庸計小事。猶言今方以大力伐秦，不必斤斤於救趙也。

○所言暗指項羽。

○無鹽地名；在今山東東平縣東。

○見糧，現有之糧也。見與現通。現，後起之字也。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sup>①</sup>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sup>②</sup>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sup>③</sup>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sup>④</sup>、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

① 徇，營也。徇營兩字雙聲。

② 假，攝也。謂未及奉命真除，暫攝行其職務也。

③ 上文會稽守，通與項梁所言之桓楚，卽此人。

④ 當陽君，卽英布。

⑤ 河，指漳水。

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④

章邯軍棘原，⑤項羽軍漳南，⑥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蘇角，秦將。

○古時車戰，故軍行以車爲陳；車轅相向爲門，因曰「轅門」。

○膝行，跪地而行；前進也。

④漢書爲「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⑤棘原，地名。在直隸，平鄉縣南。

⑥漳南，漳水之南也。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池，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

○長史，官名，欣，司馬欣也。即昔爲櫟陽獄掾，因斬獄掾曹咎書，而免項梁罪者。請事，謂請言事也。

○昔君主之世，凡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凡宮垣外門，皆曰司馬門。

○白起，秦，郿人，善軍事，事昭王，封武安君，卒賜死。

○鄢郢，見前『上秦始皇書』註。

○馬服，戰國時趙地。趙封趙奢爲馬服君，子括繼之，亦稱馬服。

○蒙恬，見前『過秦論上』註。

○戎人，謂匈奴也。

○榆中，又曰榆林塞。蒙恬北逐匈奴，闢地數千里，累石爲城，樹榆爲塞，故稱榆林塞。

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sup>①</sup>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尙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sup>②</sup>妻子爲僇<sup>③</sup>乎？<sup>④</sup>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sup>⑤</sup>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sup>⑥</sup>軍漳南，

①陽周，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竟斬陽周者，謂蒙恬竟被斬於陽周也。

②郤同隙，多內郤，謂內多仇隙也。

③鈇同斧，質同鑕。皆古行刑之具。身伏鈇質，猶言被戮也。

④僇，辱也。並通戮。

⑤候，軍候也，官名。始成，人名也。

⑥三戶，津峽名。在鄴西三十里。鄴卽今河南臨漳縣。蓋三戶，乃漳水津也。

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

○史記註：汧水，在鄴西。

○洹水，一名安陽河。見前『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註。

○殷墟，殷故都也；卽朝歌。參閱前『獄中上梁王書』註。

○欣，司馬欣也。已見本篇上文。

○新安在今河南澠池縣東。

○異時，昔時也。

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sup>○</sup>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sup>③</sup>沛公軍霸上，<sup>④</sup>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

○輕，輕視也。

○翳，董翳也。

③戲西，戲水之西也。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

④霸上，地名。即白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東。

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於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①子嬰，秦王子嬰也。

②新豐，地名。秦時一稱驪邑。漢置新豐縣。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其地今日項王營。

③項伯，名纏，伯其字也。

④從，或謂是『徒』字之誤。

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沛公固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①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②臣之不敢倍德也。』項

① 鯁生，小人也。

② 要，約也。

③ 具，備也。

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

①蚤，同早。蚤，本齧人跳蟲，假借之以代早字也。見許氏說文及說文段註。

②郤，同隙。嫌怨也。見本篇前註。

③玦，玉佩也。半環曰玦。玦者，決也；舉以示之者，所以請其早下決心也。

④項莊，羽從弟。

若①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④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⑤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

①若，汝也。古音若汝爾，皆同紐，故可以互轉通用。卽今日所通行之「你」亦與汝爾若等爲同紐。

④樊噲，沛人。始業屠狗。從漢高祖，劉邦伐秦，後封舞陽侯。

⑤同命，猶言與之同生死也。

④內同納。

⑤目眦，目眶也。

⑥驂乘，軍官名。



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

○啗，音『力乃』。食也。

○廁，讀如次。音『子』。卽今之便所。

○陳平初事項羽，爲信武君都尉，官名。平之所現任者也。

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枹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

○酈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

○芷陽，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枹，同杯。不勝枹杓，猶言不能多飲也。

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領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

○唉，音哀（歹）。歎恨之聲。

○四塞，指東西南北四關。見前『戰國策張儀說楚王』註。

○沐猴，猶言獼猴也。獼沐皆同紐，故得通用。沐猴而冠，猶言獼猴不耐久著衣冠。蓋喻楚人性躁暴，且無遠志也。

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君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

①巴、蜀，今四川地。（已見前註。）

②漢中，秦郡名；今陝西南部，及湖北北部，是其屬境。

③南鄭，即今陝西南鄭縣。

④廢邱，今陝西興平縣。

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①都高奴。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③都平陽。④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⑤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⑥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⑦趙將司馬卬，定河內，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因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

①上郡，秦所置郡，今陝西北部，是其屬境。

②高奴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東。

③河東，秦郡名，今山西南部，舊平陽府等屬境。

④平陽，今山西，臨汾縣。

⑤河南郡，今河南舊河南府至開封府，是其境。

⑥雒，同洛。伊洛之洛，本作雒。與渭洛之洛，本是兩字。魏以後，乃並伊雒之領，亦改作洛。雒陽，以地居雒水之陽，得名。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

⑦陽翟，今河南，禹縣。

⑧河內，今河南舊懷慶、衛輝兩府及舊彰德府南部。

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

○襄國故城，在今直隸邢臺縣西南。

○六，今安徽六安縣。

○邾，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東南。

○南郡，秦所置郡；今湖北舊荊州、安陸、漢陽、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南境。

○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

○臨菑，即今山東臨淄縣。菑、淄通用。

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①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②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③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⑤并王其地。

①博陽，今山東泰安縣，有博縣故城。

②南皮，卽今直隸南皮縣。

③戲水，名。謂戲下者，猶言洛下許下也。

④長沙，秦郡名。郴縣，卽今之湖南郴縣，當時屬長沙郡。

⑤無終故城，在今京兆薊縣。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使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卽墨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

○代，秦郡名；今直隸，蔚縣及山西舊大同府屬北部之地。

○常山，今直隸舊正定府西南至趙州之地。



是時漢還定三秦。①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②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③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④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①三秦，雍、塞、翟也。

②蕭令，角名。時令多稱公。

③平原，今山東，平原縣。

④北海，秦郡名。今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之地。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④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sup>⑤</sup>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

○部，部勒也。五諸侯兵，謂常山、河南、魏、韓、殷，五國之兵也。一說，謂爲韓、魏、趙、齊、衡山。

○蕭，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

○穀泗水，謂穀水、泗水也。

④靈壁，故城，在今安徽宿縣。

⑤窈冥，暗也。窈音杳（一么）。

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③爲漢將兵居下邑，④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⑤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⑥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

①孝惠，漢惠帝也。名盈。高帝長子。魯元，高帝長女。封於魯，故稱魯元。

②太公，高帝父；呂后，高帝妻。

③周呂侯，名澤，周呂，其封名也。

④下邑，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南。

⑤滎陽，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

⑥傅，著也。未傅，謂未著錄於公家簿籍也。古者人民給公家徭役必於簿籍著其名。其制二十而傅，二十

三年而後役。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

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sup>①</sup>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sup>②</sup>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sup>③</sup>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sup>④</sup>。舉欲進之，見使者詳<sup>⑤</sup>，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

①京，卽春秋時鄭京邑。秦爲縣。故城在今滎陽縣西南。索，今滎陽縣治，卽古之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

②敖，山名；在河南滎澤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

③間，離間也。

④太牢，牛羊豕也。具，設備也。

⑤詳，同伴。詐也。

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

○爲王，謂冒爲漢王也。

○間出，謂乘間而出也。

○古者天子乘黃屋車，以鼈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衡之左，謂之左纛。傅，附也，著也。

○成皋，今河南汜水縣。（已見前註。）

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殺周苛，並殺  
縱公。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  
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  
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  
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  
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

○宛，今河南，淮陽縣；葉，今河南，葉縣。

○修武，今河南，獲嘉縣。

○鞏，秦縣名，即今河南，鞏縣。

○淮陰侯，韓信也。

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sup>⊖</sup>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sup>⊖</sup>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sup>⊖</sup>毋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

⊖廣武，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

⊖俎，庖廚所用器，俗謂之「刀砧板」。

⊖決雌雄，猶言決勝負也。

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

○「趙」字當是衍文。一、韓信破趙，不在是時；二、漢書無「趙」字，皆可證。

○且，音「尸」。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之當阬者。東至睢陽，<sup>①</sup>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sup>②</sup>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sup>③</sup>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sup>④</sup>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

①睢陽，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②剄，音『ㄐㄨㄛˊ』以刀割頸也。

③海春侯，卽曹咎。

④鍾離，姓；昧，名。

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sup>①</sup>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sup>②</sup>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sup>③</sup>，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封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① 秦始皇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卽今之賈魯河。古時汴水之分流也。

② 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③ 固陵故城，在今河南睢陽縣西北。

王能自陳以東傅海，①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②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漢王乃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③竝行，屠城父，④至垓下。⑤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⑥舉九江，⑦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①陳，本古陳國都，卽今河南淮陽縣。傅，附也；著也。自陳以東，傅海者，謂自陳以東至於海也。

②穀城，山名。今山東，東阿縣東北。

③壽春，今安徽，壽縣。

④城父故城，在今安徽，亳縣東南。

⑤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⑥舒，今安徽，舒城縣。

⑦六，今安徽，六安縣。或曰，今安徽，壽縣西南。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

①九江，卽秦之九江郡。其轄地，約當今之江西省及安徽舊鳳陽、廬江、安慶三府，滁州、和州，又江蘇舊揚州府屬。

②麾下，見前『梅花嶺記』註。

③陰陵，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

④給，音殆（勿歹），欺也；騙也。

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④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⑤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⑥數里。與其騎會

○東城，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

○刈音『一』。刈旗，謂斬伐其旗也。

○期，約也。相約遇於山東也。爲三處，分爲三處也。

④披靡，散亂也。

⑤赤泉侯，楊喜也。見下文。

⑥辟，同避。易，變易舊地。辟易，謂避開易去舊地也。

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

○烏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

○櫂，音『一』。整船向岸也。

○面之，不以正面視之也。

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之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

○若，汝也。見本篇前註。

○史記集解文穎曰：『周生，周時賢者。』

豈其苗裔耶？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① 蠡起，見本篇前註。

② 謂非有尺寸可乘之勢也。尺寸，當指土地言。

③ 五諸侯，指山東從楚伐秦諸國。蓋除楚以外，有齊、趙、韓、魏、燕，故稱五諸侯。

④ 背關，謂不都關中；懷楚，謂懷故鄉而東歸也。



40 題項王廟

王世貞<sup>①</sup>

三章<sup>②</sup>既沛秦川雨，入宮又縱阿房炬。<sup>③</sup>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  
鼎上杯羹棄翁母，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sup>④</sup>真龍亦  
鼠虎亦鼠。<sup>⑤</sup>

①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明太倉人。萬歷時官刑部尚書。詩文與李攀龍齊名。世稱「王李」。

②漢高帝劉邦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③項羽入關燒阿房宮。見前文。

④漢高帝寵姬戚夫人，定陶人，生子如意，請易太子而立之。呂后用張良計，太子獲無恙。帝召戚夫人而告之，戚夫人泣。帝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帝起去，罷酒。（事詳史記

留侯世家。）

⑤謂英雄末路，不勝兒女之情，無論爲龍爲虎，均不免畏縮如鼠也。

## 四七 史記信陵君○列傳

司馬遷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sup>④</sup>走芒卯。<sup>⑤</sup>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

①信陵，戰國時魏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寧陵縣。魏公子無忌，封於是，因卽以邑名爲封號，曰「信陵君」云。

②魏齊辱擊范雎事，已略見前「獄中上梁王書」註。詳見史記范雎列傳。

③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

④華陽，今陝西，南鄭縣。魏，華陽下軍者，謂魏在華陽之軍也。

⑤芒卯，齊人。爲魏將。走芒卯者，擊走芒卯也。史記魏世家：「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魏，殺十五萬人。走我將

「芒卯」。

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① 烽，烽火也。古人戍守，見敵至，則舉火以資警備。

② 趙在魏北，國境毗連。

③ 夷門，大梁城門也。監者，守城門之吏也。

④ ⑤ 往請，謂前往請見也。遺，贈與以財貨也。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①自迎夷門，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②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④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

①左爲尊位。虛左，謂虛尊位以有所待也。

②俾倪，同睥睨，邪視也。故久立，故意久立也。

③贊，告也。徧贊賓客，謂以侯生姓名徧告於賓客也。

④抱關，守門也。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

①就，成就也，欲就公子之名，謂欲成就公子名也。

②晉鄙，魏將也。

③壁，壁壘也。壁鄴，謂築壁屯兵於鄴也。

鄆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念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而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符以竹爲之，書刻文字於其上，剖而爲二，合之以爲徵信。猶今之執照騎縫也。兵符則行兵時發號司令用之。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試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殺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

○王，魏王也。

○如姬，魏王之姬人也。如當爲姬之姓。

○資，蓄也。謂蓄志也。

○伐，功伐也。

『晉鄙嘆喏①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②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疑之，舉手示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① 嘆喏，大聲驚愕也。嘆，音獲（尸又止）；喏，音『尸止』。

② 存，問也。數存，頻頻存問也。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得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界，國界所在之地也。

⊙鞬，藏弩矢之革囊也。音闌（ㄌㄢˊ ㄌㄢˊ）。鞬矢，謂有矢之鞬也。

⊙先引，先導也。

⊙鄉，同嚮。

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sup>①</sup>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鄣<sup>②</sup>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sup>③</sup>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sup>④</sup>

①臯，古罪字。

②鄣，魏邑名，今直隸柏鄉縣。見前罪言註。

③間，私也。謂乘人不知而步行，往從此兩人遊也。

④稱，報稱也。

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

率五國<sup>①</sup>之兵，破秦軍於河外，<sup>②</sup>走蒙鶩，<sup>③</sup>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sup>④</sup>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於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①五國，謂燕、趙、韓、楚、齊也。

②古者帝王之都，皆在河之東西，故以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

③蒙鶩，秦將也。

④謂總署以公子之名也。

秦聞公子死，使蒙騫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秦，東郡爲三十六郡之一。其轄地，爲今之直隸南部，及山東西北部。惟在未滅趙、魏之時，郡之區域，恐未必如是之廣也。

○虜同擄。

○高祖，漢高帝劉邦也。

○謂從擊黥布之地，而還過大梁也。

## 41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

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

○唐順之，見前與『陶芸臺宮保論文書』註。

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

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奉公守節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讐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sup>⊖</sup>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sup>⊖</sup>蓋君若贅旒<sup>⊖</sup>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

○穰侯，秦昭王相魏冉也。虞卿，趙孝成王相。以魏相魏齊，與范雎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竟棄相印，與齊偕亡。

○春秋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註：『旒旒旒，贅繫屬之辭。以旒旒喻者，爲下所執持。』蓋言虛居其位而毫無實權也。



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知爲贅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易：『履霜，堅冰至。』因履霜而知冰之將至，蓋喻天下之事，由來也漸。是以防患宜於未然也。

○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卽季子也。如陳，私行也。原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翬帥師，翬，魯卿，羽父也。宋公乞師，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翬帥師』以戒人臣之失權。作者所以謂聖人之深慮也。

## 四八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①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②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③繆賢舍人。④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⑤，秦⑥史記此篇，雖稱廉頗藺相如列傳，而實則除廉、藺外，尚有趙奢、李牧，茲因便利選讀起見，特將趙奢、李牧傳刪節，而僅取廉、藺，又以太史公評贊係總括全傳，茲既節錄，故一併從略。

①晉陽應改爲陽晉。陽晉在今山東曹縣北。原屬衛地，後屬齊。已見前『戰國策張儀說秦懷王』註。

②宦者令，管宦者之官也。

③舍人，本爲官名。周置。屬地官。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惟至戰國以後，則爲親近左右之通稱。凡王公貴人皆有之，卻不一定爲官矣。

④楚和氏璧，見前『獄中上梁王書』註。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

○肉袒，袒衣而露肉也。

○不，同否。許氏說文：『否，不也。』段氏註：『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

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①以見相如。相如奉璧奏②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冲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③不可。於是趙王

①章臺，臺名。秦有章臺宮，或因臺在宮中而得此名。

②奏，進也。謂捧璧而進也。

③驩同歡。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

○嚴，憚也。

○睨，斜視也。

○九賓，卽周禮九儀，贊賓禮之九人也。一說，九賓，九牢也。又一說，九賓，九服之賓客也。史記正義：『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廣成，傳舍之名也。

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乃設九賓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欲與王爲好

○鑊，釜屬。湯鑊，古烹人之酷刑也。

○石城，卽石邑。故城在今河南林縣南。秦伐趙拔石城，事在惠文王十八年。

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留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

○澠池，卽今河南澠池縣。地在西河之南，故曰西河外。

○缶，瓦器同缶。音『ㄈㄨˇ』。奉盆缶，或作奏盆缶。

○靡，不振也。

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



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請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荆，木名。其條可以爲杖。負荆，言願受杖責，表明謝罪之意也。肉袒，已見前註。

○刎，音吻（ㄨㄣˇ）。自殺也。刎頸之交，猶言友誼之篤，可以性命相許也。

42 書益陽胡文忠公<sup>①</sup>與遼陽官文恭公<sup>②</sup>交驩事

薛福成<sup>③</sup>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官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

①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清益陽人。道光進士，累官湖北巡撫。卒於官，諡文忠。

②官文，姓王佳氏，字秀峯，清遼陽人。卒諡文恭。

③薛福成，字叔耘，一字庸齋，清無錫人。講求經濟之學，善爲古文辭。光緒間，以副貢生參會國藩、李鴻章等幕府。除道員，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著有庸齋文集。

將軍，①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②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③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④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勅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⑤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

①清代荊州有滿兵駐防，故設將軍以統之。

②荊州、宜昌、襄陽、鄖陽，皆湖北舊府名。

③金口，湖北地名，在武昌之南，魯湖之北，濱江險要之區也。

④武昌、漢陽、黃州、德安，皆湖北舊府名。

⑤比，及也。

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sup>○</sup>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哉？  
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

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勸；文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隣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佈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

○翅與啻同。啻，但也。翅，啻，但古音皆相近，故可通用。不翅，不啻，本作「不但」講，惟普通用之，則爲「如同」及「無異」之義。

既而文忠遭<sup>①</sup>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sup>②</sup>。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常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

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sup>③</sup>。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sup>④</sup>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

① 遭，遭也。

② 左公，左宗棠也。宗棠字季高，清湘陰人。洪楊事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後平陝、甘，定天山。南北路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卒諡「文襄」。

③ 訾限也。訾省猶言限制節省也。

④ 閻敬銘，字丹初，清朝邑人。道光進士。初官戶部員外郎，因胡林翼之薦，四遷至山東巡撫。卒諡「文介」。

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饟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饟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

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閒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

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樹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強之績，亦稍隳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曾國荃，字沅甫，清湘鄉人。國藩之弟。以戰功封威毅伯。

### 43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sup>○</sup>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趙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

○王世貞，見前「題項王廟」註。



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以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僇同戮。（已見前註。）

○武安君，秦將白起也。